

涑水學案表

司馬光

子康

孫植 別見百源學案

古靈同調

從子宏

從孫朴

從曾通國

劉安世

別為元城學案

范祖禹

別為華陽學案

晁說之

別為景迂學案

歐陽中立

樊資深

別見安志學案

田述古 別見安定學案

別為和靖學案

尹材

從子煇 別為和靖學案

張雲卿

涑水學案表

司馬光

古靈同調

子康

孫植 別見百源學案

從子宏

從孫朴

從曾通國

劉安世

別為元城學案

范祖禹

別為華陽學案

晁說之

別為景迂學案

歐陽中立

田述古

別見安定學案

尹材

從子焯 別為和靖學案

尹材

從子焯 別為和靖學案

張雲卿

涑水學案表

宋元學案卷七表

醉經閣校本

李陶

別見安定學案

邢居實 別見安定學案

牛師德 別見百源學案

私陳瓘 別為陳劄諸儒學案

唐廣仁 別見陳劄諸儒學案

黃隱

陸賀

曾孫補

子九思

子九臯

劉堯夫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學案

子九韶

子九齡 並

稜山復齋學案

子九淵 別

象山學案

朱松 別見豫章學案

李燾

子燾

並涑水續傳

子真 並見

諸儒學案

范鎮 別為范呂諸儒學案

呂公著 別為范呂諸儒學案

李常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並涑水同調

邵雍 別為百源學案

張載 別為橫渠學案

李陶

別見安定學案

邢居實 別見安定學案

牛師德 別見百源學案

私陳瓘 別為陳鄒諸儒學案

唐廣仁 別見陳鄒諸儒學案

黃隱

陸贄

曾孫補

子九思

子九臯

劉堯夫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學案

子九韶

子九齡 並

稜山復齋

學案

子九胤 別

朱松 別見諸儒學案

李燾

子慶

並涑水續傳

子真

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邵雍 別為百源

儒學案

張載 別為橫渠學案

范鎮 別為范呂諸儒學案

呂公著 別為范呂諸儒

李常 別見范呂諸儒學

並涑水同調

范鎮 別為范呂諸儒學案

呂公著 別為范呂諸儒學案

程顥 別為明道學案

程頤 別為伊川學案

陳舜俞 別見安定學案

並涑水講友

劉恕 —— 子義仲

劉放 別見廬陵學案

並涑水學侶

呂誨

范鎮 別為范呂諸儒學案

呂公著 別為范呂諸儒學案

李常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趙瞻

傅堯俞

孫固 —— 子朴

李周

並涑水同調

宋元學案卷七

四明全祖望補定本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涑水學案

上

重刊

祖望謹案小程子謂閱人多矣不雜者司馬邵張三人耳故朱子有六先生之目然于涑水微嫌其格物之未精于百源微嫌其持敬之有歉伊洛淵源錄中遂祧之草廬因是敢謂涑水尚在不著不察之列有是哉其妄也述涑水

學案

梓材案涑水學案梨洲原本已佚謝山補定分為兩卷稟亦無存茲特采錄迂書而以疑孟潛虛足之至謝山所補門人小傳則其稟尚存

宋元學案卷七

四明全祖望補定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

鄞 王梓材同校

涑水學案上

祖望謹案小程子謂閱人多矣不雜者司馬邵張三人耳故朱子有六先生之目然于涑水微嫌其格物之未精于百源微嫌其持敬之有歉伊洛淵源錄中遂祧之草廬因是敢謂涑水尚在不著不察之列有是哉其妄也述涑水

學案

梓材案涑水學案梨洲原本已佚謝山補定分為兩卷稟亦無存茲特采錄迂書而以疑孟潛虛足之至謝山所補門人小傳則其稟尚存

文正司馬涑水先生光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也父池天章閣待制先生七歲時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爲家人講卽了其大指羣兒戲于庭一兒登甕沒水中先生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閒畫以爲圖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歷官直秘閣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先生言眞僞不可知且非自至不足爲瑞願還其獻又奏賦以風修起居注判禮部未幾同知諫院仁宗不豫國嗣未立諫官范公鎮首發其議先生并在并州聞而繼之且貽書勸范公以死爭至是復面言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疏再上帝大感動遂立

英宗爲皇子進知制誥固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英宗立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先生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議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先生請與俱貶不許進龍圖閣直學士神宗卽位擢爲翰林學士先生力辭帝曰卿有文學何辭爲對曰臣不能爲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詔可也竟不獲辭上疏論君德曰仁曰明日武論治道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先生常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徧覽遂爲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命置局續其書至是神宗名之曰資治通鑑自製序授之俸日進讀河朔旱傷執政以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先生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與安石爭議不已會安石草詔引常袞辭祿事責

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安石得政行新法先生逆疏其利害邇英
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
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侍講
吳申以先生言是帝亦欲用先生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廟
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苟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韓信
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安石以韓
魏公上疏臥家求退帝乃拜先生樞密副使先生辭曰陛下徒
榮以祿位不取其言是以大官私非其人也陛下誠能罷新法
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抗章至七八帝猶未允安石起視事先
生乃得請遂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徙知許州趣入覲
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求言詔下先生

感泣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又移書責宰相吳充帝欲復用先
生蔡確沮之帝謂資治通鑑賢于荀悅漢紀數促使終篇及成
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真宰相田夫野老皆
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爲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
見皆以手加額所至民遮道聚觀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
姓哲宗立太皇太后遣使問所當先先生請開言路詔榜朝堂
大臣有不悅者爲設六語云若此者非後也以言者多微倖希進干取虛譽先生
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改詔行之先生又奏修身治國之要其
目各有三卽仁宗朝所陳者而英宗神宗初立嘗以爲獻茲乃
復申其說起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元祐初病作時青苗
免役將官之法猶在先生折簡與呂申公云光以身付醫以家

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
敕罷之又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遂罷青苗復常平法是時兩宮虛已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先生
起居敕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海內之民得
離新法之苦歡若更生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云先生自
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稷賓客憫其體羸謂宜少節煩勞先
生日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
朝廷天下大事也是年九月卒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與
帝臨喪襚以一品禮服賻特厚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賜碑曰
忠清粹德京師人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嶺南封
州父老亦相率具祭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先生孝友忠

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其兄太中大夫旦年將八十
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
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者天下敬信陝洛閒化其德有
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于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
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文集八十卷他著述二十種五

百餘卷

雲濠案先生遺文名傳家集東坡爲先生行狀稱文集八十卷外有資治通鑑三百二十四卷考異三十卷歷

年圖七卷通歷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注古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注繫辭二卷注老子道德論二卷注太元經八卷大學中庸義一卷注揚子十三卷文中子傳一卷河水諸目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四卷續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又潛虛一卷未及紹聖初御史周秩論其誣謗先帝惇

卜請發冢斲棺詔奪贈諡仆所立碑惇言不已連追貶崖州司戶參軍徽宗立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姦

補遺
多入

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辭曰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不忍刻也府官欲加罪泣曰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媿之靖康初還贈賧建炎中配饗哲宗廟庭咸淳中從祀孔廟明嘉靖中祀稱先儒司馬子子康參史傳

温公迂書

夫樹木樹之一年而伐之足以給薪蘇而已三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椽五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楹十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棟豈非收功愈遠而爲利愈大乎釋迂

或曰夫士者當美國家利百姓功施當時澤及後世豈獨齷齪然謹司其分不敢失隕而已乎曰非謂其然也智愚勇怯貴賤

貧富天之分也君明臣忠父慈子孝人之分也僭天之分必有天災失人之分必有人殃堯舜禹湯文武勤勞天下周公輔相致太平孔子以詩書禮樂教洙泗顏淵簞食瓢飲安于陋巷雖德業異守出處異趣如此其遠也何嘗舍其分而妄爲哉士則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鐘鼓乎夫鐘鼓叩之然後鳴鏗旬鏜鞳人不以爲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祆邪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爲廢鐘鼓矣言戒

或曰蘧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信乎曰何啻其然也古之君子好學者有垂死而知其未死之前所爲非者况五十乎夫道如山也愈升而愈高如路也愈行而愈遠學者亦盡其力而止耳自非聖人有能窮其高遠者哉知非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世之高論者競爲幽僻之語以欺人使人跂懸而不可及憤瞽而不能知則盡而舍之其實奚遠哉是不是理也才不才性也遇不遇命也

理性命

迂叟事親無以踰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亦然

事親

寬而疾惡嚴而原情政之善者也

寬猛

或問子能無心乎迂叟曰不能若夫回心則庶幾矣何謂回心曰去惡而從善舍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徙以爲如制驛馬如斡礮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回心

言而無益不若勿言爲而無益不若勿爲余久知之病未能行也

無益也

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何以學爲

學要

小人治迹君子治心

治心

或問子絕四何以始于毋意迂叟曰吉凶悔吝未有不生乎事者也事之生未有不本乎意者也意必自欲欲既立于此矣于是乎有從有違從則有喜有樂有愛違則有怒有哀有惡此人之常情也愛實生貪惡實生暴貪暴惡之大者也是以聖人除其萌塞其原惡奚自而至哉或曰毋意于惡既聞矣敢問聖人亦毋意于善乎曰不然聖人之爲善豈有意乎其閒哉事至而應之以禮義耳禮者履也循禮則事無不行義者宜也守義則事無不得聖人執禮義以待事不爲善而善至矣聖人豈有意乎其閒哉或曰毋固毋必奚以異乎曰在我爲固在人爲必聖

人出處語默唯義所在無可無不可奚其固成敗禍福繫命所
遭誰得而知之奚其必或曰然則何以終于毋我曰有意有必
有固則有我有我則私私實生蔽無意無必無固則無我無我
則公公實生明絕四

人情若厭其所有羨其所不可得未得則羨已得則厭厭而求
新則爲惡無不至矣羨厭

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已成功則天
夫復何爲莫非自然無爲贊

或曰莊子之文人不能爲也曰君子之學爲道乎爲文乎夫唯
文勝而道不至者君子惡諸是猶朽屋而塗丹雘不可處也簪
井而纂綺纈不可履也烏喙而漬飴糖不可嘗也而子獨嗜之

乎或曰莊子之辯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曰然則佞人也堯之
所畏舜之所難孔子之所惡是青蠅之變白黑者也而子獨悅
之乎斥莊

或曰有人于此人指其過而告之則喜何如曰君子也或又曰
曷若無過而指諸曰君子履中正而行者也故有過則人得而
指諸若夫不中不正之人終日所爲皆過也又安得而指之指
過

鞠躬便辟不足爲恭長號流涕不足爲哀敝衣糲食不足爲儉
三者以之欺人可矣感人則未也君子所以感人者其惟誠乎
欺人者不旋踵人必知之感人者益久而人益信之三欺

溫公疑孟附朱子讀余隱之尊孟辯

孟子稱所願學者孔子然則君子之行孰先于孔子孔子歷聘七十餘國皆以道不合而去豈非非其君不事乎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豈非非其友不友乎陽貨爲政于魯孔子不肯仕豈非不立于惡人之朝乎爲定哀之臣豈非不羞污君乎爲委吏爲乘田豈非不卑小官乎舉世莫知之不怨天不尤人豈非遺佚而不怨乎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豈非陋窮而不憫乎居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豈非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乎是故君子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非隘也和而不同遯世无悶非不恭也苟無失其中雖孔子由之何得云君子不由乎

辯曰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原孟

子之言非是瑕疵夷惠也而清和之弊必至于此蓋以一于清其流必至于隘一于和其流必至于不恭其弊如是君子豈由之乎苟得其中雖聖人亦由之矣觀吾孔子之行時乎清而清時乎和而和仕止久速當其可而已是乃所謂時中也是聖人之時者也詎可與夷惠同日而語哉或謂伯夷制行以清下惠制行以和揀時之弊不得不然亦非知夷惠者苟有心于制行則清也和也豈得至于聖哉夷之清惠之和蓋出于天性之自然特立獨行而不變遂臻其極致此其所以爲聖之清聖之和也孟子固嘗以百世之師許之矣慮後之學者慕其清和而失之偏于是立言深揀清和之弊大有功于名教疑之者誤矣

朱子曰觀吾夫子之行時乎清而清時乎和而和仕止久速當其可而已是乃所謂時中也是聖人之時者也詎可與夷惠同日而語哉五十八字愚欲刪去而補之曰然此不待別求左驗而是非乃明也姑卽溫公之所援以爲說者論之固已曉然矣如溫公之說豈非吾夫子一人之身而兼二子之長歟然則時乎清而非一于清矣是以清而不隘時乎和而非一于和矣是以和而未嘗不恭其曰聖之時者如四時之運溫涼寒燠各以其序非若伯夷之清則一于寒涼柳下惠之和則一于溫燠而不能相通也以是言之則是溫公之所援以爲說者乃所以助孟子而非攻也又曰苟有心于制行至章末愚欲刪去而易之曰使夷惠有心于制行則方且勉

強修爲之不暇尙何以爲聖人之清和也歟彼其清且和也蓋得于不思不勉之自然是以特立獨行終其身而不變此孟子所以直以爲聖人而有同于孔子也又恐後之學者慕其清和而失之一偏于是立言以拯其末流之弊而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其抑揚開示至深切矣亦何疑之有

仲子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蓋謂不以其道事君而得之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蓋謂不以其道取于人而成之也仲子蓋嘗諫其兄矣而兄不用也仲子之志以爲吾旣知其不義矣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居于於陵於陵之室與粟身織屨妻辟纊而得之也非不義也豈當更問其築與種者誰歟以所食之鷺兄所受之饋也故哇之豈以母則不食

以妻則食之耶君子之責人當探其情仲子之避兄離母豈所願耶若仲子者誠非中行亦狷者有所不爲也孟子過之何其甚耶

辯曰陳仲子弗居不義之室弗食不義之祿夫孰得而非之居于於陵以彰兄之過與妻同處而離其母人則不爲也而謂仲子避兄離母豈所願邪殊不知其說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烏得謂之豈所願邪仲子齊之世家萬鍾之祿世有之矣不知何爲諫其兄以其祿與室爲不義而弗食弗居也謂仲子爲狷者有所不爲避兄離母可謂狷乎孟子深闢之者以離母則不孝避兄則不恭也使仲子之道行則天下之人不知義之所在謂兄可避

母可離其害教也大矣孟子之言履霜之戒也歟

朱子曰溫公云仲子嘗諫其兄而兄不用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又曰仲子狷者有所不爲者也愚謂口非之而身享之一時之小嫌狷者之不爲一身之小節至于父子兄弟乃人之大倫天地之大義一日去之則禽獸夷狄矣雖復謹小嫌守小節亦將安所施哉此孟子絕仲子之本意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愚謂政使不慈不友亦無逃去之理觀舜之爲法于天下者則知之矣

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名孔子孔子不俟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虛位且不敢不恭况名之有不往而

他適乎孟子學孔子者也其道豈異乎夫君臣之義人之大倫也孟子之德孰與周公其齒之長孰與周公之于成王成王幼周公負之以朝諸侯及長而歸政北面稽首畏事之與事文武無異也豈得云彼有爵我有德齒可慢彼哉孟子謂蚍蜉居其位不可以不言言而不用不可以不去已無官守無言責進退可以有餘裕孟子居齊齊王師之夫師者導人以善而救其惡者也豈謂之無官守無言責乎若謂之爲貧而仕邪則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仰食于齊非抱關擊柝比也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夫賢者所爲百世之法也余懼後之人挾其有以驕其君無所事而貪祿位者皆援孟子以自况故不得不疑辯曰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

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探王之意未嘗知以尊德樂道爲事方且恃萬乘之尊不肯先賢者之屈故辭以疾欲使孟子屈身先之也孟子知其意亦辭以疾者非驕之也身可屈道其可屈乎其與君命名不俟駕而行異矣又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夫尊有德敬耆老乃自古人君通行之道也人君所貴者爵爾豈可慢夫齒與德哉若夫伊尹之于太甲周公之于成王此乃大臣輔導幼主非可與達尊概而論也又孟子謂蚍蜉爲士師職所當諫諫之不行則當去爲臣之道當如是也爲王之師則異矣記曰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而師處其一尊師之禮詔于天子無北面非所謂有官守有言責

者也其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孟子以道自任一言一行未嘗少戾于道意謂人君尊德樂道不如是則不足與有爲而謂挾其有以驕其君無所事而貪祿位者過矣

朱子曰溫公云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虛位且不敢不恭况召之有不往而他適乎孟子學孔子者其道豈異乎夫君臣之義人之大倫也孟子之德孰與周公其齒之長孰與周公之于成王成王幼周公負之以朝諸侯及長而歸政北面稽首畏事之與事文武無異也豈得云彼有爵我有齒德可慢彼哉愚謂孟子固將朝王矣而王以疾要之則孟子辭而不往其意若曰自我而朝王則貴貴也貴貴義也而何

不可之有以王召我則非尊賢之禮矣如是而往于義何所當哉若其所以與孔子異者則孟子自言之詳矣恐溫公亦未深考爾孟子達尊之義愚謂達者通也三者不相值則各伸其尊而無所屈一或相值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朝廷之上以伊尹周公之忠聖耆老而祇奉嗣王左右孺子不敢以其齒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于伊尹周公之前矣其迭爲屈伸以致崇極之義不異于孟子之言也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惟可與權者知之矣官守言責一職之守爾其進退去就決于一事之得失一言之從違者也若爲師則異于是矣然亦豈不問其道之行否而食其祿邪觀孟子卒致爲臣而歸齊王以

萬鍾留之而不可得則可見其出處大槩矣

孟子知燕之可伐而必待能行仁政者乃可伐之齊無仁政伐燕非其任也使齊之君臣不謀于孟子孟子勿預知可也沈同既以孟子之言勸王伐燕孟子之言尙有懷而未盡者安得不告王而止之乎夫軍旅之事民之死生國之存亡皆繫焉苟動而不得其宜則民殘而國危仁者何忍坐視其終委乎

辯曰沈同問燕可伐孟子答之曰可伐者言燕之君臣擅以國而私與受其罪可伐沈同亦未嘗謂齊將伐之也豈可臆度其意預告之以齊無善政不可伐燕歟且言之不可不慎也久矣彼欲伐人之國未嘗與已謀苟逆探其意而沮其謀政恐不免貽禍矣或謂其勸齊伐燕孟子已嘗自明其說意

在激勸宣王使之感悟而行仁政爾孟子答問之際抑揚高下莫不有法讀其書者當求其立言垂訓之意而究其本末可也

朱子曰聖賢之心如明鑑止水來者照之然亦照其面我者而已矣固不能探其背而逆照之也沈同之問以私而不及公問燕而不及齊惟以私而問燕故燕之可伐孟子之所宜知也惟不以公而問齊故齊之不可伐孟子之所不宜對也溫公疑孟子坐視齊伐燕而不諫隱之以爲孟子恐不免貽禍故不諫溫公之疑固未當而隱之又大失之觀孟子言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然則燕之可取不可取決于民之悅否而已使齊能誅君弔民拯之于水

火之中則烏乎而不可取哉

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于父傳云愛子教之以義方孟子云父子之閒不責善是不諫不教也可乎

辯曰孟子曰古者易子而教之非謂其不教也又曰父子之閒不責善父爲不義則爭之非責善之謂也傳云愛子教之以義方豈自教也哉胡不以吾夫子觀之鯉趨而過庭孔子告之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詩與禮非孔子自以詩禮訓之耶陳亢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孟子之言正與孔子不約而同其亦有所受而言之乎

朱子曰子雖不可以不爭于父觀內則論語之言則其諫也

以微隱之說已盡更發此意尤佳

告子云性之無分于善不善猶水之無分于東西此告子之言失也水之無分于東西謂平地也使其地東高而西下西高而東下豈決導所能致乎性之無分于善不善謂中人也瞽瞍生舜舜生商均豈陶染所能變乎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此孟子之言失也丹朱商均自幼及長所日見者堯舜也不能移其惡豈人之性無不善乎

辯曰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蓋言人之性皆善也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是則孔子嘗有性善之言矣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人之性稟于天曷嘗有

不善哉荀子曰性惡揚子曰善惡混韓子曰性有三品皆非知性者也犧生犁胎龍寄蛇腹豈常也哉性人也人與鳥獸草木所受之初皆均而人爲最靈爾由氣習之異故有善惡之分上古聖人固有稟天地剛健純粹之性生而神靈者後世之人或善或惡或聖或狂各隨氣習而成其所由來也遠矣堯舜之聖性也朱均之惡豈性也哉夫子不云乎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非謂不可移也氣習漸染之久而欲移下愚而爲上智未見其遽能也詎可以此便謂人之性有不善乎孟子云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告子當應之云色則同矣性則殊矣羽性輕雪性弱玉性堅而告子亦皆然之此所以來犬牛人之難也孟子亦可謂以辯勝人矣

辯曰孟子白羽之白與白雪白玉之同異者蓋以難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告子徒知生之謂性言人之爲人有生而善生而惡者殊不知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所習不慎流浪生死而其所稟受亦從以異故有犬牛人性之不同而其本性未始不善也猶之水也其本未嘗不清所以濁者土汨之耳澄其土則水復清矣謂水之性自有清濁可乎孟子非以辯勝人也懼人不知性而賊仁害義滅其天理不得已而爲之辯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以言萬物之性均惟人爲貴耳性之學不明人豈知自貴哉此孟子所以不憚諄諄也

朱子曰此二章熹未甚曉恐隱之之辯亦有未明處禮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嫌其偏也爲卿者無貴戚異

姓皆人臣也人臣之義諫于君而不聽去之可也死之可也若之何以其貴戚之故敢易位而處也孟子之言過矣君有大過無若紂紂之卿士莫若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之親且貴也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商有三仁焉夫以紂之過大而三子之賢猶且不敢易位也况過不及紂而賢不及三子者乎必也使後世有貴戚之臣諫其君而不聽遂廢而代之曰吾用孟子之言也非篡也義也其可乎或曰孟子之志欲以懼齊王也是又不然齊王若聞孟子之言而懼則將愈忌惡其貴戚聞諫而誅之貴戚聞孟子之言又將起而蹈之則孟子之言不足以格驕君之非而適足以爲篡亂之資也其可乎辯曰道之在天下有正有變堯舜之讓湯武之伐皆變也或

謂堯舜不慈湯武不義是皆聖人之不幸而處其變也禪遜之事堯舜行之則盡善子噲行之則不善矣征伐之事湯武行之則盡美魏晉行之則不美矣伊尹之放太甲霍光之易昌邑豈得已哉爲人臣者非不知正之爲美或曰從正則天下危從變則天下安然則孰可苟以安天下爲大則必曰從變可惟此最難處非通儒莫能知也伊光異姓之卿擅自廢立後世猶不得而非之况貴戚之卿乎紂爲無道貴戚如微子箕子比干不忍坐視商之亡而覆宗絕祀反覆諫之不聽易其君之位孰有非之者或去或奴或諫而死孔子稱之曰商有三仁焉以仁許之者疑于大義猶有所闕也三仁固仁矣其如商祚之絕何季札辭國而生亂孔子因其來聘貶而

書名所以示法春秋明大義書法甚嚴可以鑒矣君有大過
貴戚之卿反覆諫而不聽則易其位此乃爲宗廟社稷計有
所不得已也若進退廢立出于羣小閹寺而當國大臣不與
焉用彼卿哉是故公子光使專諸弑其君僚春秋書吳以弑
不稱其人而稱其國者歸罪于大臣也其經世之慮深矣此
孟子之言亦得夫春秋之遺意歟

朱子曰隱之云三仁于大義有關此恐未然蓋三仁之事不
期于同自靖以獻于先王而已以三仁之心行孟子之言孰
曰不可然以其不期同也故不可以一方論之况聖人之言
仁義未嘗備舉言仁則義在其中矣今徒見其目之以仁而
不及義遂以爲三子猶有偏焉恐失之蔽也此篇大意已正

只此數句未安

君子之仕行其道也非爲禮貌與飲食也昔伊尹去湯就桀豈
能迎之以禮哉孔子棲棲皇皇周遊天下佛肸召欲往公山弗
擾召欲往彼豈爲禮貌與飲食哉急于行道也今孟子之言曰
雖未行其言也迎之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是爲禮貌而
仕也又曰朝不食夕不食君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
其言也使饑餓于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是爲飲食而
仕也必如是不免于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也古之君子之
仕也殆不如此

辯曰孔子之于魯衛始接之以禮則仕及不見悅于其君則
去豈可謂不爲禮貌而仕歟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

至不稅冕而行豈可謂不爲飲食而仕歟進以禮退以義得
之不得曰有命孰謂孔子棲棲皇皇不爲禮貌與飲食哉孟
子曰迎之有禮則就禮貌衰則去又曰朝不食夕不食周之
亦可受者則是言也未嘗或戾于吾孔子之所行如曰不爲
飲食則當慕夷齊可也又何仕爲聖賢固不專爲飲食其所
以爲飲食云者爲禮貌爾而謂古之君子能辟穀者邪不顧
廉恥而苟容者邪誦孟子之言而不量其輕重之可否何說
而不可疑

朱子曰孟子言所就三所去三其上以言之行不行爲去就
此仕之正也其次以禮貌衰未衰爲去就又其次至于不得
已而受其賜則豈君子之本心哉蓋當是時舉天下莫能行
吾言矣則有能接我以禮貌而周我之困窮者豈不善于彼
哉是以君子以爲猶可就也然孟子蓋通上下言之若君子
之自處則在所擇矣孟子于其受賜之節又嘗究言之曰饑
餓不能出門戶則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以是而觀則
溫公可以無疑于孟子矣而隱之所辯引孔子事爲證恐未
然也

所謂性之者天與之也身之者親行之也假之者外有之而內
實亡也堯舜湯武之于仁義也皆性得而身行之也五霸則強
焉而已夫仁所以治國家而服諸侯也皇帝王霸皆用之顧其
所以殊者大小高下遠近多寡之間耳假者文具而實不從之
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保况于霸乎雖久假而不

歸猶非其有也

辯曰仁之爲道有生者皆具有性者同得顧所行如何耳堯舜之于仁生而知之率性而行也湯武之于仁學而知之體仁而行也五伯之于仁困而知之意謂非仁則不足以治國家服諸侯于是假而行之其實非仁也而謂皇帝王霸皆用之顧其所以殊者大小高卑遠近多寡之間耳何所見之異也孟子之言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伯假之假之而不歸焉知其非有正合中庸所謂或安而行或利而行或勉強而行及其成功一也孟子之意以勉其君爲仁耳惜乎五伯假之而不能久也

朱子曰隱之以五伯爲困知勉行者愚謂此七十子之事非

五伯所及也假之之情與勉行固異而彼于仁義亦習聞其號云爾豈真知之者哉溫公云假者文具而實不從之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係况于霸乎雖久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愚謂當時諸侯之于仁義文實俱喪惟五伯能具其文耳亦彼善于此之謂也又有大國資強輔因竊仁義之號以令諸侯則孰敢不從之也哉使其有王者作而以仁義之實施焉則燭火之光其息久矣孟子謂久假不歸烏知其非有止謂當時之人不能察其假之之情而遂以爲真有之耳此正溫公所惑而反以病孟子不亦誤哉

虞書稱舜之德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所貴乎舜者爲其能以孝和諧其親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

于惡也如是則舜爲子瞽瞍必不殺人矣若不能止其未然使至于殺人執于有司乃棄天下竊之以逃狂夫且猶不爲而謂舜爲之乎是特委巷之言也殆非孟子之言也且瞽瞍既執于臯陶矣舜烏得而竊之雖負而逃于海濱臯陶外雖執之以正其法而內實縱之以予舜是君臣相予爲僞以欺天下也惡得爲舜與臯陶哉又舜既爲天子矣天下之民戴之如父母雖欲遵海濱而處民豈聽之哉是臯陶之執瞽瞍得法而亡舜也所亡益多矣故曰是特委巷之言殆非孟子之言也

辯曰桃應之問乃設事耳非謂已有是事也桃應之意蓋謂法者天下之大公舜制法者也臯陶守法者也脫或舜之父殺人則如之何孟子答之曰執之者士之職所當然也舜不

敢禁者不以私恩廢天下之公法也夫有所受云者正如爲將闔外之權則專之君命有所不受士之守法亦然蓋以法者先王之制與天下公共爲之士者受法于先王非可爲一人而私之舜既不得私其父將寘之于法則失爲人子之道將寘而不問則廢天下之法寧并棄天下願得竊負而逃處于海濱樂以終其身焉更忘其爲天子之貴也當時固無是事彼既設爲問曰使孟子不答則其理不明孟子之意謂天下之富天子之貴不能易事父之孝遂答之以天下可忘而父不可暫舍所以明父子之道也其于名教豈曰小補之哉朱子曰龜山先生嘗言固無是事此只是論舜心耳愚謂執之而已矣非洞見臯陶之心者不能言也此一章之義見聖

以子而名其後

賢所處無所不用其極所謂止于至善者也隱之之辯專以父子之道為言卻似實有此事于義未瑩

姚氏福曰温公平生不喜孟子以為偽書出于東漢因作疑孟論而其子康乃曰孟子為書最善直陳王道尤所宜觀至疾甚革猶為孟子解二卷司馬父子同在館閣而其好尚不同乃如此然以父子至親而不為苟同亦異乎阿其所好者矣

宋元學案卷七終

宋元學案卷八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梓材重刊

涑水學案

下

温公易傳三卷又一卷

附

朱子曰嘗得温公易說于洛人范仲彪炳文盡隨卦六二之中其後闕焉後數年好事者于北方互市得板本喜其復全然無以別其真偽

梓材謹案此本盧氏所藏原底朱子說似無關學要然他卷附錄易傳間有關於學要者不可概置此亦存而附之

温公潛虛

以子而名其後

賢所處無所不用其極所謂止于至善者也隱之之辯專以父子之道為言卻似實有此事于義未瑩

姚氏福曰温公平生不喜孟子以為偽書出于東漢因作疑孟論而其子康乃曰孟子為書最善直陳王道尤所宜觀至疾甚革猶為孟子解二卷司馬父子同在館閣而其好尚不同乃如此然以父子至親而不為苟同亦異乎阿其所好者矣

宋元學案卷七終

宋元學案卷八

四明全祖望補定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

鄞 王梓材同校

涑水學案

下 温公易傳三卷又一卷附

朱子曰嘗得温公易說于洛人范仲彪炳文盡隨卦六二之中其後闕焉後數年好事者于北方互市得板本喜其復全然無以別其真偽

梓材謹案此本盧氏所藏原底朱子說似無關學要然他卷附錄易傳間有關於學要者不可概置此亦存而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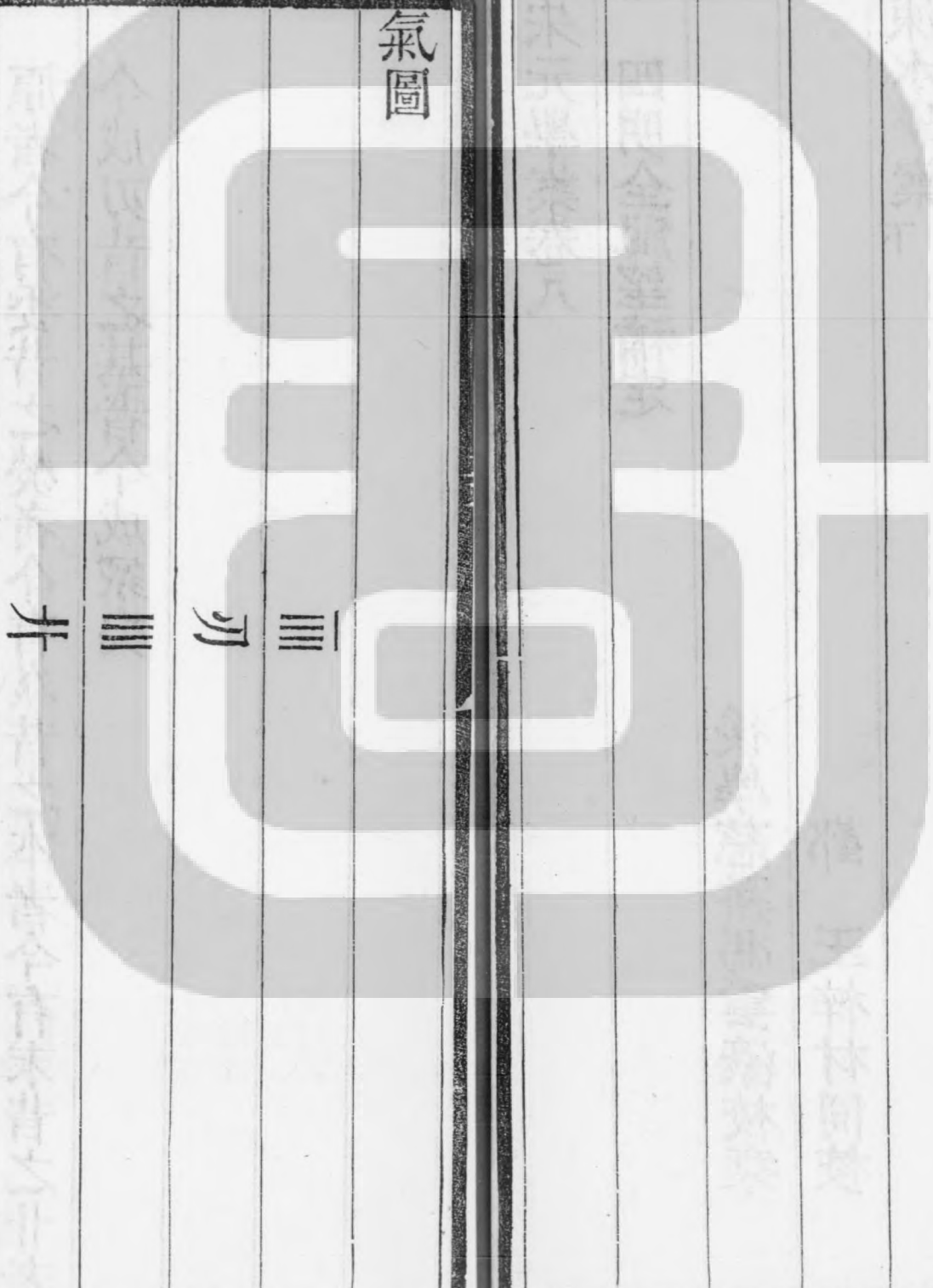
温公潛虛

宋元學案卷八

萬物皆祖于虛生于氣氣以成體體以受性性以辨名名以立
 行行以俟命故虛者物之府也氣者生之戶也體者質之具也
 性者神之賦也名者事之分也行者人之務也命者時之遇也

梓材謹案朱子跋張氏潛虛圖與晁氏讀書志皆言潛虛
 多有闕文其無闕者泉州本也吳禮部潛虛後序稱初得
 全本又得孫氏許氏闕本蓋溫公本未成書今亦無從審
 其何者為闕祇得錄其全文而張敦實十論亦並錄于後云

氣圖



一曰焱二曰熒十家 × 基一原一委

熒一十序正為熒圖十本

土正而焱八金四焱土正

焱一十序正為熒圖十本

四焱西焱金天正焱中

張敦實曰五行之在天地間具自然之氣故有自然之象與

自然之數天一居北為水地二居南為火天三居東為木地
 四居西為金天五居中為土在虛則有原有熒有本有升有
 基焉至于水一得土五而成六火二得土五而成七木三得
 土五而成八金四得土五而成九中央五土合而成十此生
 數一十有五成數四十生成之數五十有五所以具天地終
 始之道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故五行更生得土以助之昔之
 原者今有委昔之熒者今有焱昔之本者今有末昔之升者
 今成刃昔之基者今成豕矣

體圖

庶人

士
 十家右
 十家左

大夫
 三刃右
 三刃左

卿
 三末右
 三末左
 三刃右
 三刃左

侯
 二焱右
 二焱左
 二末右
 二末左
 二刃右
 二刃左

率
 丁委右
 丁委左
 二末右
 二末左
 二刃右
 二刃左
 十家右
 十家左

牧
 三焱右
 三焱左
 二末右
 二末左
 二刃右
 二刃左

岳
 三本右
 三本左
 三末右
 三末左
 三刃右
 三刃左
 十家右
 十家左

公
 三本右
 三本左
 三末右
 三末左
 三刃右
 三刃左

王
 二熒右
 二熒左
 三本右
 三本左
 三末右
 三末左
 三刃右
 三刃左
 十家右
 十家左

一原右	川本右	×可右	一委右	一原右	一原右	一原右	一原右	一原右	一原右
一原左	川本左	×可左	一委左	一原左	一原左	一原左	一原左	一原左	一原左
二爻右	川本右	×可右	二爻右	二爻右	二爻右	二爻右	二爻右	二爻右	二爻右
二爻左	川本左	×可左	二爻左	二爻左	二爻左	二爻左	二爻左	二爻左	二爻左
三爻右	川本右	×可右	三爻右	三爻右	三爻右	三爻右	三爻右	三爻右	三爻右
三爻左	川本左	×可左	三爻左	三爻左	三爻左	三爻左	三爻左	三爻左	三爻左
四爻右	川本右	×可右	四爻右	四爻右	四爻右	四爻右	四爻右	四爻右	四爻右
四爻左	川本左	×可左	四爻左	四爻左	四爻左	四爻左	四爻左	四爻左	四爻左
五爻右	川本右	×可右	五爻右	五爻右	五爻右	五爻右	五爻右	五爻右	五爻右
五爻左	川本左	×可左	五爻左	五爻左	五爻左	五爻左	五爻左	五爻左	五爻左
六爻右	川本右	×可右	六爻右	六爻右	六爻右	六爻右	六爻右	六爻右	六爻右
六爻左	川本左	×可左	六爻左	六爻左	六爻左	六爻左	六爻左	六爻左	六爻左
七爻右	川本右	×可右	七爻右	七爻右	七爻右	七爻右	七爻右	七爻右	七爻右
七爻左	川本左	×可左	七爻左	七爻左	七爻左	七爻左	七爻左	七爻左	七爻左
八爻右	川本右	×可右	八爻右	八爻右	八爻右	八爻右	八爻右	八爻右	八爻右
八爻左	川本左	×可左	八爻左	八爻左	八爻左	八爻左	八爻左	八爻左	八爻左
九爻右	川本右	×可右	九爻右	九爻右	九爻右	九爻右	九爻右	九爻右	九爻右
九爻左	川本左	×可左	九爻左	九爻左	九爻左	九爻左	九爻左	九爻左	九爻左
十爻右	川本右	×可右	十爻右	十爻右	十爻右	十爻右	十爻右	十爻右	十爻右
十爻左	川本左	×可左	十爻左	十爻左	十爻左	十爻左	十爻左	十爻左	十爻左

一等象王二等象公三等象岳四等象牧五等象率六等象侯

七等象卿八等象大夫九等象士十等象庶人一以治萬少以制眾其惟綱紀乎綱紀立而治具成矣心使身身使臂臂使指指操萬物或者不為之使則治道病矣卿詘一大夫詘二士詘三庶人詘四位愈卑詘愈多所以為順也詘雖多不及半所以為正也正順莧墜之大誼也

張敦實曰天地之數陽奇陰偶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此五位所以相得而各有合也天一與地六相得合而生水有原而有委地二與天七相得合而生火有熒而有焱天三與地八相得合而生木有本而有末地四與天九相得合而生金有廿而有刃天五與地十相得合而生土有基而有冢以五行生成分言之則有五合言之則有十故一等至十等總五

十有五體體有左右辨賓主也有上下辨尊卑也左右上下
 遞純遞詘以興天下之治以成天下之業故能若網在綱若
 臂使指無尾大不掉之患



性圖

水 火 木 金 土
 水 火 木 金 土
 水 火 木 金 土
 水 火 木 金 土
 水 火 木 金 土

火 木 金 土 水
 火 木 金 土 水
 火 木 金 土 水
 火 木 金 土 水
 火 木 金 土 水

木 金 土 水 火
 木 金 土 水 火
 木 金 土 水 火
 木 金 土 水 火
 木 金 土 水 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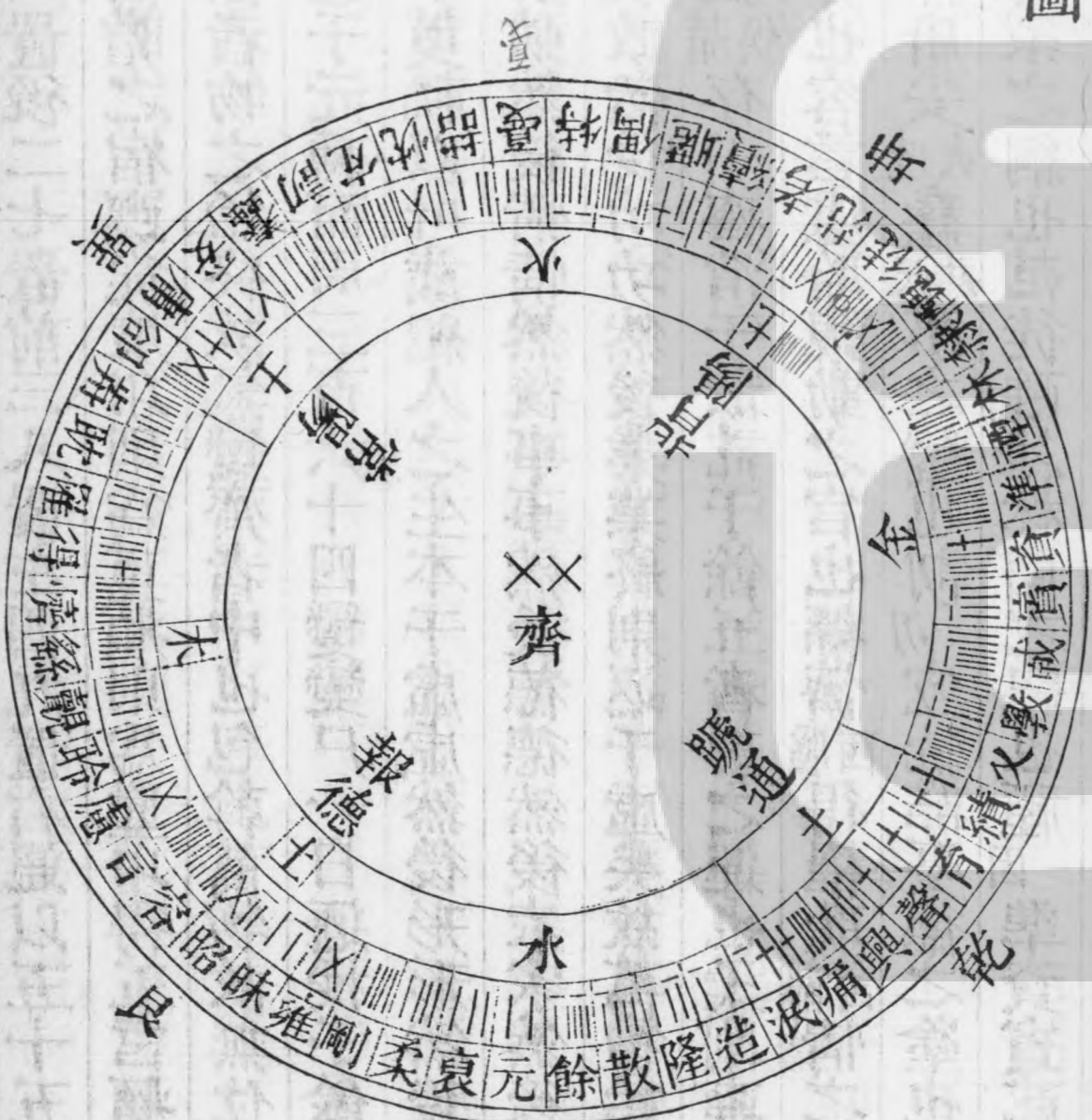
金 土 水 火 木
 金 土 水 火 木
 金 土 水 火 木
 金 土 水 火 木
 金 土 水 火 木

土 水 火 木 金
 土 水 火 木 金
 土 水 火 木 金
 土 水 火 木 金
 土 水 火 木 金

一水 二火 三木 四金 五土

凡性之序先列十純十純既浹其次降一其次降二其次降三
 其次降四最後五配而性備矣始于純終于配天地之道也
 張敦實曰五行之性皆相生以相繼相克以相成虛始于十
 純其體立而不改其次降一故水與火配其次降二故水與
 木配其次降三故水與金配其次降四故水與土配自降一
 至降四其下亦降次以相配焉最後五行生成大率不出乎
 此

名圖



一六置後二七置前三八置左四九置右通以五十五行叶序
印而瞻之宿躔從度印則為萑頰則為墜印得五宮頰得十數
元餘者物之始終故無變齊者中也包幹萬物故無位與至之
氣起于元轉而周三百六十四變變尸一日迺授于餘而終之
以步筭軌以叶歲紀人之生本于虛虛然後形形然後性性然
後動動然後情情然後事事然後德德然後家家然後國國然
後政政然後功功然後業業終則返于虛矣故萬物始于元著
于哀蒲侯存于齊消于散訖于餘五者形之運也柔剛雍昧昭性
之分也容言慮聆觀動之官也繇濟賤得罹耽都情之誑恤也
苒卻庸安吐火蠢尹事之變也訶刃宐忱喆憂德之塗也特偶曠
續考家之綱也范徒醜隸林國之紀也禪因準資賓政政之務

也傲教倣又績育聲功之具也興痛鋪泯造隆業之著也為人上

者將何為哉養之教之理之而已養之故人賴以生也教之故
人賴以明也治之故人賴以父也夫如是故人愛之如父母信
之如卜筮畏之如雷霆是以功成而名白也夫為人上而不能
養則人離叛矣養而不能教則人殺亂矣教而不能治則人抵
捍矣三具者亡而祈有功者可得乎

張敦實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五行生成合體
而立名不過五十有五齊于天地之中包幹萬物故有名而
無位冬至之氣起于元轉而周三百六十四變變尸一日迺
授于餘而終之一六居後在天則斗牛女虛危室壁之分三
八居左在天則角亢氏房心尾箕之分二七居前在天則井

鬼柳星張翼軫之分四九居右在天則奎婁胃昂畢觜參之分自泯至昧十有一名在北而屬水自容至葍十有一名在東而屬木自蠹至考十有一名在南而屬火自徒至父十有一名在西而屬金昭一土也處報德之維分王于丑卻庸安三土也處常陽之維分王于辰范一土也處背陽之維分王于未績育聲與痛五土也處蹶通之維分王于戌齊中土也處大中之內在天其北極之任乎

行圖

元

元始也夜半日之始也朔月之始也冬至歲之始也好學習之始也力行道德之始也任人治亂之始也

哀

哀聚也氣聚而物宗族聖而家聖賢聚而國

變圖

慎于舉趾差則千里機正其矢

解圖

慎于舉趾差則遠也

初

進而遠而俟其信而聚不可苟必進遠

二

人倮而繁獸猛而殫人倮而繁善以道羣也

三

百毒之聚勝者為主百毒之聚止害人

四

羽毛鱗介各從其彙羽毛鱗介聚以倫也

五

菟絲之勢附草絕根菟絲之勢不知固根也

六

八音和鳴神祇是聽八音之哀感人神也

上

雲還於山冰泮於川雲還冰泮聚極必分也

初

馬牛服役左右殫力馬牛服役臣職宜也

柔

柔地之德也臣之則也天為剛矣不逆四時君為剛矣不卻嘉謀金為剛矣從人所為故剛而不柔未有能成者也

二 遠蔭戚施盜跖之所盜所之所靡不為也或得其咎為主所知也
三 齒剛必缺久存者舌危也
四 蜚石之落抗之以幕蜚石之落強不能支也
五 大柔如水利物無已大柔如水不與物違也
六 蒲梁柳穀傾榱脫輻蒲梁柳穀任重力微也
上 綴旒靡委政不在己綴旒靡委君道非也
初 偃王無骨莫之自立人之有骨以自立也

剛

剛天之道也君之守也地為柔矣負載山岳臣為柔矣正直諤諤水為柔矣頽崖穿石故柔而不剛未有能立者也

二 不忍小辱自經溝瀆自經溝瀆小人決也
三 目瞋耳塞拔木觸石一跌而踏不復振也
四 金輿玉軸歷險不覆金輿玉軸任重載也
五 介潔自守其要无咎其要无咎由寡欲也

雍

雍和也天地萬物之性不剛則柔不晦則明通而行之其在和乎

初 匪飛匪潛出門交有出門交有功尚和也
二 柳下惠不易其介伯夷清不偏惠和不流也
三 玉質金聲利用陳于玉質金聲有嘉德也
四 信信額額無施而適信信額額不可如博沙雜礫舒席卷棘何也
五 鬻者減求者增卒會鬻減求增益寡損多也
六 鹽梅不適羹棄不食鹽梅不適性有頗也

上 天地融融萬物雍雍天地融融萬物和也
初 取足于己不知外美取足于己所以昧也
二 日匿其光後于東方日匿其光德未耀也

昧

昧晦也日之晦晝夜以成月之晦弦望以

初 取足于己不知外美取足于己所以昧也
二 日匿其光後于東方日匿其光德未耀也

生君子之晦與時偕行
三 鐵目石耳蹈于淵水
也 鐵目石耳不可導

四 冥行失足或導之燭
也 或導之燭能受教

五 無相之瞽闔戶而處
也 闔戶而處未失道

六 不習而斲敗材毀樸
也 不習而斲不免咎

上 偶人守金眾盜攸侵
也 以昧居上必有盜

又昭
初 匱其鑑拂其塵覲其
也 險鑑拂塵以自照

二 隨珠照夜不如膏燭
也 珠能照夜不可常

三 察窮秋毫物駭而逃
也 察窮秋毫物所駭

昭明也天地之明靡
不察也日月之明靡
不燭也人君之明官
羣材也但有辜也懋
有功也

四 鑿隙偷光厥志唯勤
也 鑿隙偷光善借明也

五 循牆不蹶秉燭而跌
也 秉燭而跌恃明懈

六 日麗于天萬物粲然
也 日麗于天無不照

上 宿火于灰善養明
也 宿火于灰善養明

容
初 修而貫而久而安而
也 修容有常久則貫

容貌也尊卑有儀軍
國有容捨之則厯

二 葆首夷俟不若遄死
也 葆首夷俟不可忍

三 頰面不飾
也 頰面不飾質不變

四 褻衣錦裏君子養美
也 褻衣錦裏不自綯

五 如圭如璋以和以莊
也 以和以莊容之善

六 朱褌紫裏服久必敝
也 朱褌之敝其裏見

上 樛木之垂甘瓠之纍
也 木之瓠纍貴下賤

言辭也有雷有風天
心始通有號有令君
心無隱有話有言中
心乃宣

初 壺囊之口可用以受
也 稻梁之賊言不可

宋元學案卷八
醉經閣校本

四 天信其時萬物攸期萬物攸期素信之也

五 庸言之謹必顧其行言行之謹以立誠也

六 時言之利上下攸賴上下攸賴其利博也

上 言由于德弗思而得言由于德非意之也萬世之式當于理也

初 秋毫差機矢不可追秋毫差機不可不慎也

二 旁瞻千里卻顧百世旁瞻卻顧所慮遠也

三 澄源正本執天之鍵澄源正本萬術盡也

四 林甫月室慍入笑出匪躬之益終自及也

五 萬物之神出天入塵出天入塵無不轉也

六 謀利忘寢商賈之任謀利忘寢思不遠也

上 孔子縱心不踰矩孔子縱心從容中道也

川X慮

慮思也聖人無思自合于宜賢者之思以求其時臨事不思不能言幾學道不思不能造微

川丁聆

聆聽也天下其耳舜達四聰聽而不聞是謂耳聾聞而不擇是謂心聾所以王者聽德惟聰學者非禮不聽

初

聽德惟聰否不若聾否不若聾聞無益也

二

齟齬弗徹舜聰四達舜聰四達聰不蔽也

三

甘言便耳沒于淵水甘言便耳不可悅也

四

苦言刺耳惟身之利苦言利身不可惡也

五

卑聽惟順擇其利病擇其利病由乎心也

六

蟻鬪聞聲惟邇言是邇言是聽心不逮耳也

上

聖人無擇惡聲不入惡聲不入耳不順非也

初

粉澤之暉覆弄埋機昧者不知目誘之也

二

項楚姚虞形似心殊形似心殊明不在目也

三

馳車擊轂自掩其目自掩其目不能見也

四

坦途猶覆虎視耽耽其心潭潭其心潭潭審所視也

川百覲

覲視也天高其目舜明四目視而弗見是謂目盲見而弗擇是謂心瞽所以王者視遠惟明學者非禮不視

五 遽蔭戚施俯仰相疑俯仰相疑任偏見也

六 漆器象箸因微知著視細猶巨明辨哲也

上 疑旋十二惟目之蔽疑旋之蔽不用目也

初 凱風怡怡萬物熙熙凱風怡怡怒氣散也萬物熙熙無疾憊也

二 悅之匪人涉于幽榛悅之匪人徇所愛也

三 爰笑爰語神清心與弗喪其斧未失則也

四 聞謗而喜反求諸已聞謗而喜以從道也

五 喜怒哀以律愛惡不失大人元吉不失律也

六 賞溢于喜重器是委賞溢于喜愛人從政也

上 爵祿錫予飾喜之具爵祿飾喜不虛拘也惜印吝金人失望也

初 匪怒之道必理之求必理之求先慮後斷也

拔刃難收

初 拔刃難收

初 拔刃難收

初 拔刃難收

初 拔刃難收

初 拔刃難收

初 拔刃難收

初 拔刃難收

初 拔刃難收

初 拔刃難收

初 拔刃難收

初 拔刃難收

初 拔刃難收

初 拔刃難收

初 拔刃難收

初 拔刃難收

初 拔刃難收

初 拔刃難收

初 拔刃難收

憐怒也天地之怒風
霆橫飛王者之怒爰
整六師君子之怒暴
亂是夷小人之怒適
為身蓄

三而憐

三而絲
絲喜也天地同春萬
物忻忻聖賢相逢四
海歸仁

五 漆器象箸因微知著視細猶巨明辨哲也

六 漆器象箸因微知著視細猶巨明辨哲也

上 疑旋十二惟目之蔽疑旋之蔽不用目也

初 凱風怡怡萬物熙熙凱風怡怡怒氣散也萬物熙熙無疾憊也

二 悅之匪人涉于幽榛悅之匪人徇所愛也

三 爰笑爰語神清心與弗喪其斧未失則也

四 聞謗而喜反求諸已聞謗而喜以從道也

五 喜怒哀以律愛惡不失大人元吉不失律也

六 賞溢于喜重器是委賞溢于喜愛人從政也

上 爵祿錫予飾喜之具爵祿飾喜不虛拘也惜印吝金人失望也

初 匪怒之道必理之求必理之求先慮後斷也

拔刃難收

初 拔刃難收

初 拔刃難收

初 拔刃難收

初 拔刃難收

初 拔刃難收

初 拔刃難收

初 拔刃難收

初 拔刃難收

初 拔刃難收

初 拔刃難收

初 拔刃難收

初 拔刃難收

初 拔刃難收

初 拔刃難收

初 拔刃難收

初 拔刃難收

初 拔刃難收

初 拔刃難收

十得
得欲也牝牡飲食禽
獸之識官爵財利僕
隸之志欲仁求仁入
自聖門

初 耳目鼻口外交中誘也

二 以禮制心成湯之德也

三 漢高入關弗徇貨色也

四 聖人徇理百物不廢也

五 其心無累

六 守常知足不危不辱也

一 懼

懼憂也知命樂天無憂則賢樂天知命有憂則聖若夫涉世應事則有常理始于憂勤終于逸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初

飽食無憂襟裾馬牛

襟居馬牛人必有憂也

上

鳴爭腐鼠鵙雛弗顧

腐鼠弗顧乃可貴也

六

不學無義惟飲食牝

禽獸之斃猶可食也

二 懼

懼則賢樂天知命有憂則聖若夫涉世應事則有常理始于憂勤終于逸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二

巨艦之峩衝風激波

先哭後歌憂則有喜也

三

火在薪下安寢不懼

安寢不懼無所知也

四

德誼不積惟躬之戚

德誼不積賢者之憂也

五

嫠婦之悴匪知其緯

嫠不恤緯知所憂也

六

杞人蚩蚩憂天之墮

憂天之墮亦過計也

上

周規孔制後世之計

周規孔制憂萬世也

二 湛

湛樂也以欲忘道惑而不樂以道制欲樂而不亂去欲從道其樂也誠

初

利用作室罔憚于勤

婦子欣欣享其安也

二

萬民不區守業安居

形苦心愉內自適也

三

醉飽之懣歌舞之紛

醉飽之懣忘躬之戚也

四

酒食衍衍威儀反反

酒食衍衍以禮自飭也

五

不勤厥畝喪其稷黍

不勤厥畝無以食也

六

家有韶濩外忘其慕

家有韶濩樂道德也

上

王用宴于鎬京

鎬京之宴樂以天下也

初

卉非獲已進寸退咫

卉進之初不可不慎也

二

盲人操舟乘彼湍流

盲人操舟禍在不振也

三

日出而征日沒而息

君子之則出處順也

四

兔跳而踟鳥飛而伏

兔跳而踟以退為進也

五

主人三宿日中必暴

主人三宿征勿問也

六

駑馬之疲驥馬之追

駑馬追驥力疲盡也

三 卻

卻退也日月進退晦明以成寒暑進退品物以生君子進退功名以彰

上 日沒而征力憊而登日沒而征危辱近也

初 一葉于蜚木陰未稀也

二 納履而顧心留迹去也

三 唾面不辱叱嗟不縮唾面不辱顏之強也

四 雲蜚于江舟藏于浦雲蜚于江識微象也

五 揖之則并麾之則止揖并麾止動不妄也

六 膳珍不御致鼎而去膳珍不御志不享也

上 龍登于雲垂尾之卷垂尾之卷終可印也

初 天地之德變化無極變化無極終有常也

二 井泉之渫汲者不絕井泉之渫常可久也

三 嶽鎮之巍無增無虧嶽鎮之巍善保常也

十 庸

庸常也日月運行不差旦暮四時變化不愆寒暑君能下下不失其尊聖賢達節不

亂其經

四 樹楊沃水一日十徙榮也

五 晝作夜息寒耕暑織小人其職君子治也

六 井汚而久蟲幕其口井汚而久不知變也

上 魚跳失水困于螻蟻魚跳失水不安常也

初 藏心于虛非有非無藏心于虛不假物也

二 止水之清鑑物而明鑑物而明得所止也

三 窮瀆之腐眾惡攸聚窮瀆之腐不能擇居也

四 馴鹿籠鸚由習得成由習得成制而心也

五 居則鬱鬱動則愈屈吉人之得靜以待也

六 鮓匐于泥不能鳴蜚鮓匐于泥志在汚也

上 雷伏于地或震于天雷震火燎因時勢也

丁 安

安靜也息也日息于夜月息于晦鳥獸息于蟄草木息于根為此者誰曰天地天地猶有所息而况于人乎

蠡

蠡動也天之動晝夜以行地之動草木以生聖賢之動功業以成

初

陽氣潛萌品彙咸生充物乾坤

二

新居之徙舊居之棄不如其已

三

狙入于罔跳梁仆仰狙入于罔躁益纏

四

據于蒺藜欲去何之不去何為去或得岐也

五

鑿凍樹稷勞而無得也鑿凍樹稷徒自勤

六

樹穀于雨拔草于暑樹穀于雨貴及辰也

上

說心藏密龍蛇其蟄龍蛇之蟄以存神利用無極也

初

牽牛鬻鐘惻于厥心牽牛惻心仁之祖也

二

養虺縱蝗匪仁之方也養虺縱蝗失所與也

三

工不踰闌車成輾轍也工不踰闌冥中度也

四

青瑩白刃利以征亂也青瑩白刃斷以誼也

仁

仁一視

三

先于刑人無惻隱虎狼奚異擴而充之同

二

不先春王者尚恩德

初

認仁也天地好生秋

宐

宐也君子有諒義以制事無常時務在得宐知宐而通惟諒之功聞宐而執亦諒之賊所以天地當就不廢肅殺聖人用刑不害慈愛

初

盜跖莊蹻諱聞其惡也

上

至德如春浹于無垠莫知其然也

六

推輿濟人不如杠梁推輿濟人惠不大也

五

赤子在谷丈人濡足赤子在谷濡不避也

二

守爾庖魚喪爾囊珠喪爾囊珠所失大也

三

汙予斧鉞託名以說託名以說以欺世也

四

名駒大輅安行正路疾徐中度不失節也

五

李瓘殺身無所成名李瓘殺身不可為名也

六

斷臂納肝毀形殘生毀形殘生義无咎也

上

徇義之大手足無愛也

初

有徒可用交勿恤其孚後勿恤其孚自誠也

枕

枕

忱信也天地信而歲
功成日月信而歷象
明人君信而號令行
人臣信而邦家榮苟
為嗇之未見其能久
長者也

二言無夸善懼不能踐
三天道難測四時不忒
四父子乖離吐心而疑
五既不在辜小夫之謹
六小信之必大諛之失
君子不由輕重權

丁喆

喆智也經天緯地必
有其理智者見之心
閑事濟鑿以為巧詐
以為姦聖門論智其
說不然

二斤斧鬪鬪梓匠之從
三盜兵利吏不制
四動若流水惟物之利
五務本安分金玉其命

二二

禮之經尊隆卑殺飾
禮之文人不知禮進
退無度手足周措國
不用禮紀綱不舉四
鄰之侮

初仰天俯地正名辨位
二敝衣蔽形猶愈裸裎
三衣冠周孔揖遜發豕
四掣牛之狂服畝遵場
五偶人粉澤

二特

特天也天氣下降地
資以生日光旁燭月

初桃李之衰情憚心悲
二有猥在牢或投之刀
先笑後號不求終

借以明夫和而正婦
聽以行是謂天地之
終陰陽之義人道之
始

三 夫剛而令婦順而聽
夫剛婦順未失常
也
四 閨門雍穆靡歌靡哭
靡歌靡哭得中節
也
五 德禮不貳舜嬪媯汭
德禮不貳以身先
也
六 鉛刀析薪折齒餘斷
折齒餘斷不可用
制也

二 偶

偶妃也天能始事地
實終之陽能生物陰
實成之有夫無婦中
饋孰主所以咸先于
恆男下于女

初 嗜酒之甘不知沈酣
未或成蟒不早辨
也
上 枯楊生華老夫得其
女枯楊生華何可久
也
妃蛇入燕巢惟雛之悲
蛇入燕巢必敗家也
二 牝雞司晨惟家之索
牝雞司晨反常也
也
三 墜柔而靜品物咸正
墜柔而靜順承天
也
四 無非無儀中饋攸司
中饋攸司未失道
也
五 康王晏起姜后請罪
姜后之請警戒相
成也
六

十 暱

暱親也疎者必疎親
者必親事之常理人
之常情苟違其常心
安可怙識者畏之如
避豺虎

上 君王后治齊不可用
不可用正婦人從
子也
初 九族咸序省躬之故
省躬之故知所從
也

二 象封有庫食而弗治
食而弗治弗私以
政也
三 竹枯不拔蛇死不蹶
竹蛇之安輔之多
也
四 條亡枿存或斧之根
條亡枿存見者執
柯也
五 父母妻屬等衰以睦
等衰以睦示不同
也

六 割臂斲足易之金玉
割臂易玉棄親即它
也
其肌不屬
上 堯舜親親萬國興仁
萬國興仁大成仁
也

續

續子也堯父舜子二
者難全與其父智寧
若子賢所以舜生商
均虞祚不延鯀生神

初 絡馬首穿牛鼻利用
絡馬穿牛初易馴
也
二 父墜其土子終厥畝
子終厥畝能紹先
也
三 鬻子滿腹不如螺贏
鬻子滿腹害厥生
也

禹祀夏配天

朱元學家卷八

四 飯菽羹藜父母怡怡父母怡怡善承意也

五 鷹雛匪鸞不為鴟鳶不為鴟鳶亦似宗也

六 酒膳紛如父母頻如父母頻如不養志也

上 體完不隳德備不虧體完德備終子事也

初 祖考之暉老牛舐犢不如燕引燕引其雛教之飛也

二 作室無資勿壞其基作室無資不可強也勿壞其基亦可尙也

三 愛馬益粟肥溢而陸愛馬益粟祇益害也

四 散而金珠聚而詩書散而金珠賢于人賢不喪志否不益愚也

五 囊金匣玉不昇之燭不昇之燭失義誨也

六 薪火不滅錫汝圭棨薪火不滅明有繼也

上 丹朱商均利用作賓利用作賓知子明也

二考

考父也君為尊矣患于不親母為親矣患于不尊能盡二者其

惟父乎慈而不訓失尊之義訓而不慈害親之理慈訓曲全尊親斯備

初 易子之義責善是為惟嚴之利人知畏也

二 衡不平繩不直大斛衡不平不足由也

三 短尺民莫之則章句之見授其訓傳以鑰投鍵發蒙也

四 以鑰投鍵北指燕南指楚惟爾北燕南楚使自謀也

五 準矩繩規眾法攸資準矩繩規先自修也

六 投璧于闇或按之劍投璧于闇人不見也

上 聖作六經萬世典型萬世典型言作訓也

初 如見其人出門擇術跬步之失出門擇術慎所從也

二 巧心妙手木不雕朽木不雕朽其質陋也

三 虎豹之能千人莫當不可服箱不可訓也

四 驂駟騏驥造父授轡一日千里天才異也

而范

范師也天垂日星聖人象之地出圖書聖

人則之漁叟之微文武是資郊子之陋孔

子所容若之何其無師

徒

徒眾也薪以續火益之愈光江漢承流達

于遐方顏閔傳業聖道以彰

朱元學家卷八

醉經閣校本

五 中人不墮可以寡過中人不墮志務學也

六 膠木之曲惟材之辱曲木為輪性可揉也

上 仲尼之道三傳不替以克永世道大明也

初 素絲縞如適緇適朱適緇適朱惟所擇也

二 意氣相許不以利取取不以利能擇交也

三 水石相親石潔水清惟蓬亦直近賢也

四 蓬麻共植惟蓬亦直注矢操矛反相賊也

五 春耕秋穫易力並作游惰勿諾不如已也

六 毛羣羽聚糧食之蠹糧食之蠹無所益也

上 一首三尾先完後毀惟初之臯不早識也

初 木養其材工則劇之木養其材以待用也

隸臣也地不天不能以生月不日不能以功光臣不君不能以功

二 玉馬金牛惟邦之寶玉馬金牛專所奉也

三 一身三首蜂蟻所醜也

四 登邱而俛置膝而遠登邱而俛不自崇也

五 股肱綴體沒世不改股肱不改知所從也

六 顏載其勞口揚其高或傳之刀怙其庸也

上 挾思以驕或傳之刀也

初 秋穀既收土田之休穀收田休不敢處功也

二 赤子之命在厥初生赤子初生性命繫也

三 遁迹不失無喪無得遁迹不失亦足繼也

四 姦賞忠誅賊違否依姦賞忠誅庶事戾也

五 巨舟峩峩濟于洪波巨舟峩峩賴賢以濟也

六 夫民之所資者道也夫民之所資者道也

醜

醜友也天地相友萬彙以生日月相友羣倫以明風雨相友草木以榮君子相友道德以成

隸

林

林君也三人無主不能共處一人元良萬國以康厥德惟何仁武及明備則蕃昌缺則衰亡

君臣相與議于朝師友相與講于野然後道存而國可治也

禮

禮祀也豺知祭獸獺知祭魚忘先背本傲忽狂愚明而人責幽則鬼誅

六 天日昭如榱柱森如天日昭如明無蔽也
上 日中而移山高而危日中而移不可不戒也
初 聖人知幽明之故死祭祀之設非虛文也
二 謂祖無知謂天可欺謂祭何為心傲忽也
三 謂祭何為也
四 匪隆匪殺惟義所在惟義所在務適宜也
五 繭栗之角瓦登匏爵繭栗之角誠不必豐也
六 弗播而穀弗攻而木祀淫祭黷佞神也

上 學匪干祿祭匪求福果時則熟理必至也
初 董荼之萌雜則不榮董荼之萌惡不可燎火熒熒沃不盡瓶恣也
二 瞽夫執銓蘭艾同制獸駭而突窮則悖也
上 罔下畢獸駭而突也

六 弗播而穀弗攻而木祀淫祭黷佞神也
五 繭栗之角瓦登匏爵繭栗之角誠不必豐也
四 匪隆匪殺惟義所在惟義所在務適宜也
三 謂祖無知謂天可欺謂祭何為心傲忽也
二 謂祭何為也
初 聖人知幽明之故死祭祀之設非虛文也

上 學匪干祿祭匪求福果時則熟理必至也
初 董荼之萌雜則不榮董荼之萌惡不可燎火熒熒沃不盡瓶恣也
二 瞽夫執銓蘭艾同制獸駭而突窮則悖也
上 罔下畢獸駭而突也

六 弗播而穀弗攻而木祀淫祭黷佞神也
五 繭栗之角瓦登匏爵繭栗之角誠不必豐也
四 匪隆匪殺惟義所在惟義所在務適宜也
三 謂祖無知謂天可欺謂祭何為心傲忽也
二 謂祭何為也
初 聖人知幽明之故死祭祀之設非虛文也

上 學匪干祿祭匪求福果時則熟理必至也
初 董荼之萌雜則不榮董荼之萌惡不可燎火熒熒沃不盡瓶恣也
二 瞽夫執銓蘭艾同制獸駭而突窮則悖也
上 罔下畢獸駭而突也

六 弗播而穀弗攻而木祀淫祭黷佞神也
五 繭栗之角瓦登匏爵繭栗之角誠不必豐也
四 匪隆匪殺惟義所在惟義所在務適宜也
三 謂祖無知謂天可欺謂祭何為心傲忽也
二 謂祭何為也
初 聖人知幽明之故死祭祀之設非虛文也

上 學匪干祿祭匪求福果時則熟理必至也
初 董荼之萌雜則不榮董荼之萌惡不可燎火熒熒沃不盡瓶恣也
二 瞽夫執銓蘭艾同制獸駭而突窮則悖也
上 罔下畢獸駭而突也

六 弗播而穀弗攻而木祀淫祭黷佞神也
五 繭栗之角瓦登匏爵繭栗之角誠不必豐也
四 匪隆匪殺惟義所在惟義所在務適宜也
三 謂祖無知謂天可欺謂祭何為心傲忽也
二 謂祭何為也
初 聖人知幽明之故死祭祀之設非虛文也

上 學匪干祿祭匪求福果時則熟理必至也
初 董荼之萌雜則不榮董荼之萌惡不可燎火熒熒沃不盡瓶恣也
二 瞽夫執銓蘭艾同制獸駭而突窮則悖也
上 罔下畢獸駭而突也

六 弗播而穀弗攻而木祀淫祭黷佞神也
五 繭栗之角瓦登匏爵繭栗之角誠不必豐也
四 匪隆匪殺惟義所在惟義所在務適宜也
三 謂祖無知謂天可欺謂祭何為心傲忽也
二 謂祭何為也
初 聖人知幽明之故死祭祀之設非虛文也

上 學匪干祿祭匪求福果時則熟理必至也
初 董荼之萌雜則不榮董荼之萌惡不可燎火熒熒沃不盡瓶恣也
二 瞽夫執銓蘭艾同制獸駭而突窮則悖也
上 罔下畢獸駭而突也

六 弗播而穀弗攻而木祀淫祭黷佞神也
五 繭栗之角瓦登匏爵繭栗之角誠不必豐也
四 匪隆匪殺惟義所在惟義所在務適宜也
三 謂祖無知謂天可欺謂祭何為心傲忽也
二 謂祭何為也
初 聖人知幽明之故死祭祀之設非虛文也

上 學匪干祿祭匪求福果時則熟理必至也
初 董荼之萌雜則不榮董荼之萌惡不可燎火熒熒沃不盡瓶恣也
二 瞽夫執銓蘭艾同制獸駭而突窮則悖也
上 罔下畢獸駭而突也

六 弗播而穀弗攻而木祀淫祭黷佞神也
五 繭栗之角瓦登匏爵繭栗之角誠不必豐也
四 匪隆匪殺惟義所在惟義所在務適宜也
三 謂祖無知謂天可欺謂祭何為心傲忽也
二 謂祭何為也
初 聖人知幽明之故死祭祀之設非虛文也

上 學匪干祿祭匪求福果時則熟理必至也
初 董荼之萌雜則不榮董荼之萌惡不可燎火熒熒沃不盡瓶恣也
二 瞽夫執銓蘭艾同制獸駭而突窮則悖也
上 罔下畢獸駭而突也

六 弗播而穀弗攻而木祀淫祭黷佞神也
五 繭栗之角瓦登匏爵繭栗之角誠不必豐也
四 匪隆匪殺惟義所在惟義所在務適宜也
三 謂祖無知謂天可欺謂祭何為心傲忽也
二 謂祭何為也
初 聖人知幽明之故死祭祀之設非虛文也

用不成用眾無法資敵喪兵治國無法長亂殃民

三 罔密而做嶷逃鮒繫制小失大也
四 禽虎于穴百獸載栗禽虎于穴備暴類罔目甚闕冒不可脫也
五 槃水之盈小偏必傾燎水之盈偏則敗也庭燎之明繼其薪蒸燎繼薪明不可怠也
六 稂莠之鋏嘉穀扶疎稂莠之鋏去物害也

上 驅蠅去飯毋使污案驅蠅去飯不足追逐之勿遠
初 衣食貨賂生養之具爭怨之府當義治也
二 子贏父單不憂饑寒子贏父單厚于民也
三 務其耕桑尊農卑商尊農卑商明本末也
四 疏原道委上下均利疏原道委通上下也
五 山童澤涸今笑後哭山童澤涸其利窮也
六 璞隋之富或興或仆或興或仆道不同也
大盈藏金鄙夫之心鄙夫之心私積財也

上 驅蠅去飯毋使污案驅蠅去飯不足追逐之勿遠
初 衣食貨賂生養之具爭怨之府當義治也
二 子贏父單不憂饑寒子贏父單厚于民也
三 務其耕桑尊農卑商尊農卑商明本末也
四 疏原道委上下均利疏原道委通上下也
五 山童澤涸今笑後哭山童澤涸其利窮也
六 璞隋之富或興或仆或興或仆道不同也
大盈藏金鄙夫之心鄙夫之心私積財也

上 驅蠅去飯毋使污案驅蠅去飯不足追逐之勿遠
初 衣食貨賂生養之具爭怨之府當義治也
二 子贏父單不憂饑寒子贏父單厚于民也
三 務其耕桑尊農卑商尊農卑商明本末也
四 疏原道委上下均利疏原道委通上下也
五 山童澤涸今笑後哭山童澤涸其利窮也
六 璞隋之富或興或仆或興或仆道不同也
大盈藏金鄙夫之心鄙夫之心私積財也

上 驅蠅去飯毋使污案驅蠅去飯不足追逐之勿遠
初 衣食貨賂生養之具爭怨之府當義治也
二 子贏父單不憂饑寒子贏父單厚于民也
三 務其耕桑尊農卑商尊農卑商明本末也
四 疏原道委上下均利疏原道委通上下也
五 山童澤涸今笑後哭山童澤涸其利窮也
六 璞隋之富或興或仆或興或仆道不同也
大盈藏金鄙夫之心鄙夫之心私積財也

上 驅蠅去飯毋使污案驅蠅去飯不足追逐之勿遠
初 衣食貨賂生養之具爭怨之府當義治也
二 子贏父單不憂饑寒子贏父單厚于民也
三 務其耕桑尊農卑商尊農卑商明本末也
四 疏原道委上下均利疏原道委通上下也
五 山童澤涸今笑後哭山童澤涸其利窮也
六 璞隋之富或興或仆或興或仆道不同也
大盈藏金鄙夫之心鄙夫之心私積財也

上 驅蠅去飯毋使污案驅蠅去飯不足追逐之勿遠
初 衣食貨賂生養之具爭怨之府當義治也
二 子贏父單不憂饑寒子贏父單厚于民也
三 務其耕桑尊農卑商尊農卑商明本末也
四 疏原道委上下均利疏原道委通上下也
五 山童澤涸今笑後哭山童澤涸其利窮也
六 璞隋之富或興或仆或興或仆道不同也
大盈藏金鄙夫之心鄙夫之心私積財也

上 驅蠅去飯毋使污案驅蠅去飯不足追逐之勿遠
初 衣食貨賂生養之具爭怨之府當義治也
二 子贏父單不憂饑寒子贏父單厚于民也
三 務其耕桑尊農卑商尊農卑商明本末也
四 疏原道委上下均利疏原道委通上下也
五 山童澤涸今笑後哭山童澤涸其利窮也
六 璞隋之富或興或仆或興或仆道不同也
大盈藏金鄙夫之心鄙夫之心私積財也

賓

賓客也君臣燕飲有主有賓諸侯朝聘天子之賓四夷朝貢中國之賓所以周官設行人之職行葦歌序賓之禮

上 勤約成風人不困窮勤約成風身先之也

初 賓擇主人有禮則親賓擇有禮主宐謹也

二 三十輻共一轂天子四門穆穆無離心也

三 葦其塗拒其戶四鄰葦塗拒戶不與物交也

四 重禮輕幣遠人畢至重禮輕幣不為利也

五 伯父伯舅惟賓惟友禮循其舊國有制也

六 秦帝按劍諸侯西馳面服心違威劫之也

上 東鄰無吝西鄰之集西鄰之集亦可畏也

初 不利為寇利用禦寇以自衛也

二 利劍在手不敢飲酒利劍在手不敢飲酒知戒慎也

三 兵由貪忿民殫國燼民殫國燼終自焚也

戒

戒兵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闕一不可孰能去兵倘憂生亂何以止亂所以樂有舞

干燕必有射佩劍即禦敵之具井田寓營陣之法

四 節制之兵有死無犇兵死不犇有節制也

五 公孫建議禁挾弓矢公孫之議不窮理也

六 伐亂除凶修國省躬修國省躬以正人也

上 敢戈櫜矢憂患方始憂患方始戒不虞也

初 去母從父得其途路得其途路知向方也

二 虎狼養子教之搏噬秦人以斃不由義訓也

三 建其師立其規執其軌物也執其管弼以刑也

四 漢光厲俗幾亡婁續漢光厲俗尚名節也

五 直木不令其影自正其影自正身先之也

六 飽食嗜嗜禽犢之肥飽食嗜嗜逸居無教也

上 契敷五教黎民時雍比屋可封惡人盡也

教

教教也木有材工則斲之民有性君則教之生之者天教之者人教化既美習俗乃成習俗既成運數莫奪越千百年風流不絕

三三父

又治也農夫治地種
植耘除王者治國慶
賞刑誅眾而不治其
國無制無制之國其
民作慝

初

刀斧椽器先必就礪
也刀斧就礪先自治
也

二

政令苛碎遺大得細
也上勞下敝不知要
也

三

卑人為主喪其資斧
也喪其資斧任匪人
也

四

欲罔之張引其綱欲
也綱張紀舉賢愚從
也

五

量形製衣可用為儀
也量形製衣不好大
也

六

網罟而疎鱮鰕其通
也利以得魚得民也
也

上

熊魚科斗惟萃于首
也惟萃于首不續終
也

初

先春布穀雖勞不育
也若遲若速善乘時
也

二

帝王君臣務在安民
也務在安民無奇功
也

三

六子奮庸萬物以豐
也天地之功不自為
也

四

有鱸悅珠人口之腴
也人口之腴祗取禍也

王之功

五

項羽日勝而亡高祖
也日敗而王善要終
也

六

生事要功利已夸庸
也生事要功好作為
也

上

漢宣算効優于孝文
也日滴我醇潛有損
也

初

井渫勿羈遐邇之汲
也遐邇之汲養不窮
也

二

芻我黃牛以耕則收
也芻我黃牛養賢也

三

赤子啼餓觀我朶頤
也載矜載嗤莫之恤
也

四

吐哺哺兒母瘠子肥
也母瘠子肥損上益
下也

五

燕雀之黨自有自養
也解而羅網勿擾之
也

六

發廩移粟東歌西哭
也東歌西哭不徧及
也

上

井田之行何富何貧
也萬國之均大成也

初

擊磬撞鐘或清或洪
也或清或洪聲從實
也

十育

育養也天地生物人
資以養君陳一法人
得其養是故夫人穉
養于母幼養于父終
身養于天地人君

十聲

聲名也無其實聲不
盜無其聲人不聞聲
盜而崇德之所以終
人聞而至業之所以
始故曰善不積不足
以成名又曰三代之
王必先令聞

二 慎守而身勿為鴉鳴勿為鴉鳴無惡聲也

三 蔽葉之蝟其鳴嘒嘒也 蜚鳥之招聲致殃也

四 空谷來風有聲淪淪有聲淪淪匪求之也

五 鬼嘯梁上弗見其象弗見其象無實也

六 非雷非霆四方是聞蟄者思亨求自奮也

上 金聲玉振始終惟令始終惟令不寢消也

初 選馬修輿辨道徐驅選馬修輿審所寄也

二 大饗無饗撤木無工大饗無饗力不副也

三 有初無終喪其故宮志也 澣垢縫裂搢缺補缺澣垢縫裂且可衣也

四 病危得醫器敝得僮病危得醫佐以明智也

五 楸有枿栽或為棟才枿栽為棟天才異也 熒出于灰可以焚萊也

十興

興起也仆而復起衰而更興前王之澤後王之能

十痛
痛病也官病于上民病于下國以陵夷

六 困矧而慰望遠而希望遠而希志力憊也

上 總轡操筆左右在已總轡在上執興替也

初 外強中懈恃而不戒外強中懈覺所從也

二 祛寒得熱金石之孽祛寒得熱失中節也

三 齒拔兒傷治體得亡治體得亡其醫庸也

四 固本以靜防微以慎天不能病自治詳也

五 弗益弗擊輔根引日輔根引日未失也

六 其亡其亡劑審其方其亡其亡戒慎不敗也

上 醫用其良膏盲不治世無良醫膏盲之疾不可如何也

初 蝟鳴于林裋衣絮衾蝟鳴絮衾宜早防也

十泯
泯滅也熒出于灰噓之實難火燎于原滅

二 微子前見商祀不殄微子之祀重存商也

之則易是故周之興也十五王而不足及其滅也一衰似而有餘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三 縉自竇亡乃生少康夏之不泯得少康也

四 躬顛血絕廟夷隴滅躬顛血絕誠可傷也

五 奕志蹙躬惟運之從奕志蹙躬無以攘也

六 水厭其原木斲其根水厭其原何可長也

上 前車已覆瞻彼社屋前車之覆後所懲也

丁造

造始也雲雷方屯開乾闢坤肇有父子始立君臣倡之者聖和之者賢為之者人成之者天之

初 大虛測冥開乾闢坤萬有成敘人所為也

二 舜禹之禪湯武之戰天心人願非利之也

三 用不擇術功借惡積成艱毀疾不由德也

四 依仁附義乘時順理能利乎物實自利也

五 誅暴誅姦利物利已也規模可則匪自棄也

六 方春不犁洎秋而飢洎秋而饑失時極也

丁隆

隆盛也一陽之進必盛于夏是謂隆暑陰則生矣一陰之進必底于寒是謂隆冬陽亦形焉是故王者之業必極盈成盈成之時必貴持守可不念哉

上 立德建名惟天之命立德建名天所命也

初 其憂其勤日昇于雲其憂其勤明日進也

二 百體四支勿增勿虧體支已完勿增損也

三 守之以祗酒肉如陵鐘鼓盈庭樂刃墮城守備盡也

四 視舟之濡室之用初視舟之濡慮患于謹也

五 暑至陰生寒極陽萌小人怙成危禍近也

六 君子畏盈小人怙成也萬事之微不可不慎也

上 累土匪易功虧一簣一簣未成虧九仞也

初 敝弓之弛益漆與膠益漆與膠結以禮信也

二 心德之離微子去之微子去之親戚離也

三 守業兢兢朝露春冰朝露春冰雖凝易泮也

丁散

散消也氣散而竭族散而絕民散而滅

四 倒廩虛庫財散人聚 倒廩虛庫知所散也

五 零闔而星癘潰而平 盜棄其兵禍亂釋也

六 積沙防水水至沙潰 水至沙潰不固結也

上 長夜之宴雖久必散 達者先見明始終也

堯舜之德禹稷之績周 堯舜周孔垂世無窮也

規孔式終天無斁 規孔式終天無斁也

餘終也天過其度日之 餘終也天過其度日之餘也

賢無餘則光 賢無餘則光也

澤不遠矣 澤不遠矣也

齊中 齊中也陰陽不中則物不生血氣不中則體不平剛柔不中則德不成寬猛不中則政不行中之用其至矣乎

張敦實曰五行在天地之間可以開物成務冒天下以道者也故用各有五終于五十五名其修為之序可以治性可以

修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可以平天下故曰行者人之所務

也繫之辭以明其義用之變以尙其占皆所以前民用也

又曰律呂之生始于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

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

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

射上生中呂陽六為律陰六為呂以黃鍾為宮則林鍾為徵

太簇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至

十二律旋相為宮各以七變而乘之則盡八十四調此聲之

元五聲之正也至六十律旋相為宮又以七變而乘之則變

盡周期各統一日盡三百六十四變于潛虛之中始于亥之

初終于散之上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其用大

考六	續二	暱三	偶四	特五	戛六	喆二	忱三	宐四	訃五	蠹六
四	四	二	六	四	四	四	二	六	四	四
二	五	五	五	三	二	五	五	五	三	二
五	六	六	二	六	五	六	六	二	六	五
三	三	四	三	二	三	三	四	三	二	三

妥二	庸三	卻四	蔚五	耽六	罹二	得三	憐四	繇五	覲六	聆三
四	二	六	四	四	四	二	六	四	四	四
五	五	五	三	二	五	五	五	三	二	五
六	六	二	六	五	六	六	二	六	五	六
三	四	三	二	三	三	四	三	二	三	三

敦	戒	賓	資	準	禪	林	隸	醜	徒	范
五	六	二	三	四	五	六	二	三	四	五
四	四	四	二	六	四	四	四	二	六	四
三	二	五	五	五	三	二	五	五	五	三
六	五	六	六	二	六	五	六	六	二	六
二	三	三	四	三	二	三	三	四	三	二

父	績	育	聲	興	痛	泯	造	隆	散
四	三	二	六	五	四	三	二	六	五
六	二	四	四	四	六	二	四	四	四
五	五	五	二	三	五	五	五	二	三
二	六	六	五	六	二	六	六	五	六
三	四	三	三	二	三	四	三	三	二

元餘齊三者無變皆不占初上者事之始終亦不占

張敦實曰命者時之所遇也吉凶否臧雖惟命所遇然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以其禍福之未定則稽疑之占不可後也茲所占者自哀至散五十二名以二三四五六之變觀其吉凶臧否平之所遇而決陽則用其顯陰則用其幽然後可以觀變而避就也

五行相乘得二十五又以三才乘之得七十五以爲策虛其五而用七十分而爲二取左之一以掛于右揲左以十而觀其餘置而扞之復合爲一而再分之掛揲其右皆如左法左爲主右爲客先主後客者陽先客後主者陰觀其所合以名命之既得其名又合著而復分之陽則置右而揲左陰則置左而揲右生純置右成純置左揲之以七所揲之餘爲所得之變觀其吉凶

臧否平而決之陽則用其顯陰則用其幽幽者吉凶臧否與顯戾也欲知始終中者以所筮之時占之先體爲始後體爲中所得之變爲終變已主其大矣又有吉凶臧否平者于變之中復爲細別也不信不筮不疑不筮不正不筮不順不筮不蠲不筮不誠不筮必蠲必誠神靈是聽

張敦實曰虛數七十有五其用七十分二掛一揲之以十先左後右徐觀其餘以命卦名分客主而定陰陽且如哀之一卦一爲主二爲客左揲先餘一右揲後餘二是先主後客者陽若左揲先餘二右揲後餘一是先客後主者陰陽則用其顯如哀之六吉三凶不易也陰則用其幽與顯戾也如哀之六吉當爲凶三凶當爲吉也假如元日蠱容徒齊

生數純者不可分陰陽當置右而揲左造丁考丁并丁又丁
績十成數純者亦不可分陰陽當置左而揲右皆揲之以七
以所揲之餘觀其吉凶臧否平爾
元以準易虛以擬元元且覆瓿而况虛乎其棄必矣然子雲曰
後世復有揚子雲必知元吾于子雲雖未能知固好之矣安知
後世復無司馬君實乎

張敦實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強而名之是爲道太極元氣
函三爲一衍而伸之是謂數兩儀之所以奠位萬類之所以
成形天下國家之所以致治悉不外乎道與數以温公平生
著述論之其考前古興衰之迹作爲通鑑自潛虛視之則筆
學也畱心太元三十年既集諸說而爲註又作潛虛之書自

通鑑視之則心學也今世于筆力之所及者家傳人誦至于
心思之所及則見者不傳傳者不習道極于微妙而不見于
日用之間亦何貴乎道哉是故易所謂人道不過乎仁義元
所謂大訓不過乎忠孝虛所謂人務不過乎五五行仰而
推之以配三百六十五度日月不能越一度以周天人不能
越一行以全德茲又述作之深意也學者盍以是求之

附錄

山谷云范純甫言公初官時年尙少家人每每見其臥齋中忽
蹶起著公服執手版危坐久率以爲常竟莫識其意純甫嘗從
容問之答曰吾時忽念天下事夫人以天下安危爲念豈可不
敬耶

冷齋記

英宗疾既平皇太后還政公上疏言治身莫先于孝治國莫先于公其言切至皆母子間人所難言者

行狀

呂晦叔曰昨使契丹彼接伴問副使狄諮曰司馬中丞今為何官諮曰為翰林兼侍讀其人曰不為中丞耶聞是人甚忠亮

上謂晦叔曰司馬光方直其如迂闊何晦叔曰孔子上聖子路猶謂之迂孟軻大賢時人亦謂之迂闊况光豈免此名大抵慮

事深遠則近于迂矣願陛下更察之

並日錄

魏公言君實初除樞副竟辭不受時公在魏聞之亟遣人齎書潞公勉之云主上倚重之厚庶幾行道道或不行然後去之可也似不須堅讓潞公以書呈君實君實云自古被這般官爵引得壞了名節為不少矣後得寬夫書云君實作事今人所不可

及須求之古人 魏公語錄

神宗與蒲宗孟論人材及司馬光神宗未論別者即辭樞密一節

自朕即位以來唯見此人靈武失利當寧慟哭歎曰誰為朕言此

者唯公著曾數為朕告用兵非好事及求宮寮曰莫司馬光呂

公著 樞密謹案此景晁景迂初見欽宗之言

或為監司何也介甫曰方法行之初舊時人不肯向前因用一

切有才力者候法行已成即逐之卻用老成者守之所謂智者

行之仁者守之先生曰介甫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

小人得路豈可去也必成讎敵他日將悔之介甫默然後果有

賣荆公者雖悔之無及 元城語錄

英宗疾既平皇太后還政公上疏言治身莫先于孝治國莫先于公其言切至皆母子間人所難言者

行狀

呂晦叔曰昨使契丹彼接伴問副使狄諮曰司馬中丞今爲何官諮曰爲翰林兼侍讀其人曰不爲中丞耶聞是人甚忠亮

上謂晦叔曰司馬光方直其如迂闊何晦叔曰孔子上聖子路猶謂之迂孟軻大賢時人亦謂之迂闊况光豈免此名大抵慮事深遠則近于迂矣願陛下更察之

並日錄

魏公言君實初除樞副竟辭不受時公在魏聞之亟遣人齎書潞公勉之云主上倚重之厚庶幾行道道或不行然後去之可也似不須堅讓潞公以書呈君實君實云自古被這般官爵引得壞了名節爲不少矣後得寬夫書云君實作事今人所不可

及須求之古人

魏公語錄

神宗與蒲宗孟論人材及司馬光神宗未論別者即辭樞密一節自朕即位以來唯見此人靈武失利當宁慟哭歎曰誰爲朕言此者唯公著曾數為朕告用兵非好事及求宮寮曰莫如司馬光呂公著二人

澠生嘗謂金陵曰介甫行新法乃引用一副真小人或在清要或爲監司何也介甫曰方法行之初舊時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候法行已成卽逐之卻用老成者守之所謂智者行之仁者守之公先生曰介甫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必成讎敵他日將悔之介甫默然後果有賣荆公者雖悔之無及

元城語錄

溫公創獨樂園自傷不得與眾同也洛俗春日放園園丁得茶湯錢與主人平分一日園丁呂直納錢十千公令持去再三欲留公怒乃持去回顧曰只端明不愛錢餘十日呂直創一井亭問之乃用前日公所不受十千也並元城語錄

潞公謂溫公曰彥博畱守北京遣人入大遼偵事回云見遼主大宴羣臣伶人劇戲作衣冠者見物必攫取懷之有從其後以鞭扑之者曰司馬端明耶君實清名在夷狄如此公愧謝

公嘗問康節曰光何如人曰君實腳踏實地人也公深以為知言康節又曰君實九分人也其重之如此

公居洛嘗同范景仁登嵩頂由轅轅道之龍門涉伊水至香山憩石樓臨八節灘凡所經從多有詩什自作序曰遊山錄士大

夫爭傳之公不喜肩輿山中亦乘馬路險策杖以行故嵩山題

字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于平穩之地則不跌慎之哉

並聞錄

程氏遺書曰

先生每與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為能受人盡言儘人忤逆更不怒便是好處程氏遺書

劉元城曰熙寧初溫公諫用兵不留毫大意以富民與貧民隣居為喻

又曰金陵以兩政府咄溫公不可臺諫黨金陵者遂誣之如霍光

事神廟曰司馬光豈有此元祐遂獲其用皆神廟保養成就之力

又曰微仲堯夫不知君子小人勢不兩立如冰炭故開倖門延入李清臣鄧溫伯去正人易若反掌調停之說果何益乎昔溫公為相蓋知其後必有反覆之禍然生民之患如拯溺救害何暇更顧異日一身之患

陳忠肅與龜山書曰凡溫公之學主之以誠守之以謙得之十百而守之一二

又答楊游二公書曰司馬文正公最與康節善然未嘗及先天學蓋其學同而不同

汪玉山與何運使書曰溫公有補文中子傳一卷比方得之其所去取畧盡矣此外如所云楊素李德林見之類尤為可笑論語于三家必云季康子孟懿子必稱孔子對曰蓋貴貴尊尊

義一也安有身為布衣而于當時之執政曰素與吾言德林與吾言者哉

朱子曰溫公可謂智仁勇他那活國救世處是甚次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

又曰嘗得溫公易說于洛人范仲彪炳文盡隨六二之中其後關焉後數年好事者于北方互市得板本喜其復全然無以別其真偽

張南軒曰司馬溫公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公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更不論一已利害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于終條理者矣

劉漫堂麻城學記曰溫公之學始于不妄語而成于腳踏實地

學者明乎是則暗室不可欺妻妾不可罔

魏鶴山師友雅言曰迂叟有言今人所謂文古人所謂辭也古之所謂文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豈辭章之謂哉堯之文思文王之所以為文此聖人之文也下此則敏而好學不恥下問為孔文子之文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歐陽子之論篤矣而不以天參人之說或議其失司馬公之學粹矣而王霸無異道之說或指其疵信乎立言之難

涑水謂友

康節邵堯夫先生雅

別為百源學案

獻公張橫渠先生載

別為橫渠學案

純公程明道先生類別為明道學案

縣令陳先生舜俞別見安定學案

涑水學案

秘書丞劉道原先生恕

劉恕字道原筠州人穎上令渙之子穎上以剛直不能事上官

棄去家于廬山之陽歐陽克公修與渙同年進士也高其節嘗

作廬山高詩以美之先生少穎悟書過目即成誦八歲時坐客

有言孔子無兄弟者先生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驚異

未冠舉進士時有詔能講經義者別奏名先生以春秋禮記對

先列註疏次引先儒異說末乃斷以己意凡二十問所對皆然

主司異之擢為第一先生強記博聞于書無所不覽精史學司

學者明乎是則暗室不可欺妻妾不可罔

魏鶴山師友雅言曰迂叟有言今人所謂文古人所謂辭也古
之所謂文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豈辭章
之謂哉堯之文思文王之所以為文此聖人之文也下此則敏
而好學不恥下問為孔文子之文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歐陽子之論篤矣而不以天參人之說或
議其失司馬公之學粹矣而王霸無異道之說或指其疵信乎
立言之難

涑水謂友

康節邵堯夫先生雅

別為百源學案

獻公張橫渠先生載

別為橫渠學案

純公程明道先生類 別為明道學案

正公程伊川先生頤 別為伊川學案

涑水學侶

秘書丞劉道原先生恕

劉恕字道原筠州人穎上令渙之子穎上以剛直不能事上官

棄去家于廬山之陽歐陽堯公修與渙同年進士也高其節嘗

作廬山高詩以美之先生少穎悟書過目即成誦八歲時坐客

有言孔子無兄弟者先生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驚異

未冠舉進士時有詔能講經義者別奏名先生以春秋禮記對

先列註疏次引先儒異說末乃斷以己意凡二十問所對皆然

主司異之擢為第一先生強記博聞于書無所不覽精史學司

劉道原先生類

馬溫公修資治通鑑奏請同編修先生時爲和川令入贊史館
凡魏晉以後事尤考證精詳溫公悉委而取決焉與王荆公有
舊欲引修三司條例先生以不習金穀爲辭因言天子方屬公
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爲先荆公怒與之
絕溫公出知永興軍先生以親老告歸南康乞監酒稅以就養
許卽官修書溫公判西京御史臺先生奏請詣西京贊修道得
風孿疾右手足廢然苦學如故少閒輒編次病亟乃止官至秘
書丞卒年四十七先生爲學自歷數地理官職族姓至前代公
府案牘皆取以審證求書不遠數百里身就之讀且鈔殆忘寢
食偕溫公游萬安山道旁有碑讀之乃五代列將人所不知名
者先生能言其行事始終歸驗舊史信然宋次道知亳州家多

書先生枉道借覽留旬日盡其書而去目爲之翳著十國紀年
四十二卷包犧至周厲王疑年譜共和至熙寧年畧譜各一卷

通鑑外紀十卷

參史傳

附謝山通鑑分修諸子攷曰胡梅礪曰溫公修通鑑漢則
劉攽三國迄于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此言不知其
何所據予讀溫公與醇夫帖子始知梅礪之言不然帖曰
從唐高祖初起兵修長編至哀帝禪位止其起兵以前禪
位以後事于今來所看書中見者亦請令書吏別用草紙
錄出每一事中間空一行許以備翦粘隋以前與貢父梁
以後與道原合各修入長編中蓋緣二君更不看此書若
足下止修武德以後天祐以前則此等事迹盡成遺棄也

觀于是言則貢父所修蓋自漢至隋而道原任五代明矣
蓋貢父兄弟嘗著漢釋而道原有十國紀年故温公即其
平日所長而用之而梅礪未之攷也貢父所修一百八十
四卷醇夫所修八十一卷道原所修二十七卷而當時論
者推道原之功為多何也蓋温公平日服膺道原其通部
義例多從道原商榷故分修雖止五代而實係全局副手
觀道原子義仲所紀可見也義仲曰當時訪問疑事每卷
皆數十條不能盡紀紀其質正舊史之謬者然則道原之
功誠多矣

舍人劉公非先生攷別見廬陵學案

涑水同調馬先生康

附錄

晁景迂與劉壯輿書曰十五六時在淮南立侍先丈之側蒙戒
告無從妖學無讀妖言至今白首奉之不忘

祖望謹案道原每言荆公面帶妖氣

汪玉山與呂逢吉曰劉道原蘇子由皆疑周官子由以為非周
公之完書則可而道原詆之過矣孟子言諸侯去籍則所傳自
非完書在慎擇之不可盡以為不然
多非其人天下才多自先

且曰慢天下蒼生必此人如久居廊廟必無安靜之理又曰天
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上遣使諭解先生執之愈堅乃罷中丞
出知鄧州先生三居言責皆以彈奏大臣而去及荆公行新法司

觀于是言則貢父所修蓋自漢至隋而道原任五代明矣
蓋貢父兄弟嘗著漢釋而道原有十國紀年故温公即其
平日所長而用之而梅礪未之攷也貢父所修一百八十
四卷醇夫所修八十一卷道原所修二十七卷而當時論
者推道原之功為多何也蓋温公平日服膺道原其通部
義例多從道原商榷故分修雖止五代而實係全局副手
觀道原子義仲所紀可見也義仲曰當時訪問疑事每卷
皆數十條不能盡紀紀其質正舊史之謬者然則道原之
功誠多矣

涑水家學

涑水同調馬先生康

中丞諫議呂獻可先生誨

呂誨字獻可開封人正惠公端之孫也幼孤自力為學家于洛
陽性沈厚不妄交洛陽士人往往不之識進士及第累官權御

附錄
汪永山與呂逢吉曰劉道原蘇子由皆疑周官子由以為非周

公之完書則可而道原詆之過矣孟子言諸侯去籍則所傳自
非完書在慎擇之不可盡以為不然
多非其人天下才生豈先

且曰慢天下蒼生必此人如久居廊廟必無安靜之理又曰天
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上遣使諭解先生執之愈堅乃罷中丞
出知鄧州先生三居言責皆以彈奏大臣而去及荆公行新法司

涑水家學
涑水同調
涑水家學

涑水家學

觀于是言則貢父所修蓋自漢至隋而道原任五代明矣
蓋貢父兄弟嘗著漢釋而道原有十國紀年故温公卽其
平日所長而用之而梅礪未之攷也貢父所修一百八十
四卷醇夫所修八十一卷道原所修二十七卷而當時論
者推道原之功爲多何也蓋温公平日服膺道原其通部
義例多從道原商榷故分修雖止五代而實係全局副手
觀道原子義仲所紀可見也義仲曰當時訪問疑事每卷
皆數十條不能盡紀紀其質正舊史之謬者然則道原之
功誠多矣

涑水家學

涑水同調

中丞
諫議呂獻可先生誨

呂誨字獻可開封人正惠公端之孫也幼孤自力爲學家于洛
陽性沈厚不妄交洛陽士人往往不之識進士及第累官權御
史中丞是時王荊公以侍臣棄官家居朝野稱其材以爲古今
少倫天子引參大政衆皆喜于得人先生獨以爲不然衆安石
好執偏見天下必受其禍衆莫不怪之居無何荊公恃其材彙
衆任己厭常爲苛多變更祖宗法專汲汲斂民財所愛信引拔
多非其人天下大失望先生屢爭不能得乃抗章悉條其過失
且曰慢天下蒼生必此人如久居廊廟必無安靜之理又曰天
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上遣使諭解先生執之愈堅乃罷中丞
出知鄧州先生三居言責皆以彈奏大臣而去及荊公行新法司

涑水家學
涑水同調
中丞
諫議
呂獻可先生誨

涑水家學

馬溫公始服其先見居洛病困目已瞑溫公往視之先生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參溫公傳家集

忠文范景仁先生鎮

正獻呂晦叔先生公著並為范呂諸儒學案

龍學李公擇先生常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懿簡趙先生瞻

趙瞻字大觀其先亳州永城人徙鳳翔之整屋元祐三年累擢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年以中大夫同知院事五年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曰懿簡先生寬仁愛人色溫氣和人以為長者紹聖中以傳會元祐諸臣追奪所贈官列于黨籍傳會水家學

諫議司馬先生康

蘇軾論曰溫公之能入於此者以其能守其節也夫君子之於節也
趙瞻簡趙建之其主康會

輔臣曰傳侍郎清直一節始終不變金玉君子也方倚以為相遽至是乎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曰獻簡司馬溫公嘗謂邵康節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子欽之畏馬康節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為難耳紹聖中以元祐黨人奪贈謚著名黨籍後黨錮解下詔褒贈錄其子參史傳同上

溫靖孫和父先生固

孫固字和父管城人元祐二年知樞密院事累官右光祿大夫五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溫靖先生定心誠粹不喜矯亢與人居久而益信故更歷夷險而不為人所疾嘗嘗曰人當以

馬溫公始服其先見居洛病困目已瞑溫公往視之先生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參溫公傳家集

忠文范景仁先生鎮

正獻呂晦叔先生公著並為范呂諸儒學案

龍學李公擇先生常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懿簡趙先生瞻

趙瞻字大觀其先亳州永城人徙鳳翔之整屋元祐三年累擢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年以中大夫同知院事五年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曰懿簡先生寬仁愛人色溫氣和人以為長

獻簡傅欽之先生堯俞

傅堯俞字欽之須城人徙居濟源先生十歲能文未冠登第重

厚寡言遇人不設城府人不忍欺論事君前畧無回隱退與人言不復有矜異色元祐四年累拜中書侍郎六年卒宣仁后謂輔臣曰傅侍郎清直一節始終不變金玉君子也方倚以為相遽至是予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曰獻簡司馬溫公嘗謂邵康節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子欽之畏馬康節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為難耳紹聖中以元祐黨人奪贈謚著名黨籍後黨錮解下詔褒贈錄其子參史傳同上

溫靖孫和父先生固

孫固字和父管城人元祐二年知樞密院事累官右光祿大夫五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溫靖先生宅心誠粹不喜矯亢與人居久而益信故更歷夷險而不為人所疾嘗嘗曰人當以

聖賢為師一節之士不足學也又曰以愛親之心愛其君則無不盡矣傅獻簡言司馬公之清節孫公之淳德蓋所謂不言而信者也世以為確論紹聖時奪道澤元符二年奪所贈官列元祐黨籍政和中徽宗以先生嘗為神宗宮僚特出籍悉還所奪同上

修撰李先生周

李周字純之馮翊人登進士調長安尉轉洪洞令有善政神宗時以司馬溫公薦召至訪以禦邊之術累遷集賢學士哲宗立累政集賢殿修撰紹聖中追貶賀州別駕復舊職先生自為小官沈晦自匿未嘗私謁執政同上

涑水家學

諫議司馬先生康

司馬康字公休溫公子也

雲濠案溫公無子以族人子公休為之子見邵氏聞見錄

幼端謹

不妄言笑事父母至孝敏學過人博通古書以明經上第溫公修資治通鑑奏檢閱文字丁母憂勺飲不入口三日毀幾滅性溫公居洛士之從學者退與先生語未嘗不有得塗之人見其容止雖不識皆知其為司馬氏子也以韓絳薦為秘書由正字遷校書郎溫公薨治喪皆用禮經家法不為世俗事得遺恩悉以與族人服除召為著作佐郎兼侍講上疏言比年以來旱暵為虐民多艱食若復一不稔則公私困竭盜賊可乘願及今秋熟令州縣廣糴民食所餘悉歸于官今冬來春令流民就食候鄉里豐穰乃還本土誠能捐數十萬金帛以為天下大本則天下幸甚拜右正言以親嫌未就職為哲宗言前世治少亂多祖

宗創業之艱難積累之勤勞勸帝及時嚮學守天下大器且勸
太皇太后每于禁中訓迪其言切至邇英進講又言孟子于書
最醇正陳王道尤明白所宜觀覽帝曰方讀其書尋詔講官節
以進先生自居父喪居廬疏食寢于地遂得腹疾至是不能朝
謁賜優告疾且殆猶具疏所當言者以待曰得一見天子極言
而死無恨使召醫李積于寬積老矣鄉民間之往告曰百姓受
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也來者日夜不絕積遂行至則
不可為矣年四十一而卒公卿嗟痛于朝士大夫相弔于家市
井之人無不哀之詔贈右諫議大夫先生為人廉潔口不言財
初溫公立神道碑帝遣使賜白金二千兩先生以費皆官給辭
不受不聽遣家吏如京師納之乃止

宋史附傳

梓材謹案溫公令先生從學于范華陽詳見謝山所作正
獻傳

司馬先生植 別見百源學案

姚福曰溫公平生不喜孟子以為偽書出于東漢因作疑孟論
而其子公休乃曰孟子為書最善直陳王道尤所宜觀至疾甚
革猶為孟子解二卷司馬父子同在館閣而其好尚不同乃如
此然以父子至親而不為苟同亦異乎阿其所好好者矣

陳留令司馬先生宏

司馬宏文正從子伯康之子也官陳留令紹聖黨事起以上書
論辯得罪參史傳

司馬先生植 別見百源學案

忠潔司馬先生朴

宗創業之艱難積累之勤勞勸帝及時嚮學守天下大器且勸
太皇太后每于禁中訓迪其言切至邇英進講又言孟子于書
最醇正陳王道尤明白所宜觀覽帝曰方讀其書尋詔講官節
以進先生自居父喪居廬疏食寢于地遂得腹疾至是不能朝
謁賜優告疾且殆猶具疏所當言者以待日得一見天子極言
而死無恨使召醫李積于菴積老矣鄉民聞之往告曰百姓受
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也來者日夜不絕積遂行至則
不可為矣年四十一而卒公卿嗟痛于朝士大夫相弔于家市
井之人無不哀之詔贈右諫議大夫先生為人廉潔口不言財
初溫公立神道碑帝遣使賜白金二千兩先生以費皆官給辭
不受不聽遣家吏如京師納之乃止 宋史附傳

粹材謹案溫公令先生從學于范華陽詳見謝山所作正獻傳

司馬先生植 別見百源學案

姚福曰溫公平生不喜孟子以為偽書出于東漢因作疑孟論
而其子公休乃曰孟子為書最善直陳王道尤所宜觀至疾甚
革猶為孟子解二卷司馬父子同在館閣而其好尚不同乃如
此然以父子至親而不為苟同亦異乎阿其所好好者矣

忠潔司馬先生朴

司馬朴字文季文正兄伯康之孫也少育于外祖范忠宣純仁

司馬先生植 別見百源學案

忠潔司馬先生朴

宗創業之艱難積累之勤勞勸帝及時嚮學守天下大器且勸
太皇太后每于禁中訓迪其言切至邇英進講又言孟子于書
最醇正陳王道尤明白所宜觀覽帝曰方讀其書尋詔講官節
以進先生自居父喪居廬疏食寢于地遂得腹疾至是不能朝
謁賜優告疾且殆猶具疏所當言者以待曰得一見天子極言
而死無恨使召醫李積于覓積老矣鄉民間之往告曰百姓受
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也來者日夜不絕積遂行至則
不可為矣年四十一而卒公卿嗟痛于朝士大夫相弔于家市
井之人無不哀之詔贈右諫議大夫先生為人廉潔口不言財
初溫公立神道碑帝遣使賜白金二千兩先生以費皆官給辭
不受不聽遣家吏如京師納之乃止

宋史附傳

梓材謹案

溫公令先生從學于范華陽詳見謝山所作正獻傳

司馬先生植

別見百源學案

姚福曰溫公平生不喜孟子以為偽書出于東漢因作疑孟論
而其子公休乃曰孟子為書最善直陳王道尤所宜觀至疾甚
革猶為孟子解二卷司馬父子同在館閣而其好尚不同乃如
此然以父子至親而不為苟同亦異乎阿其所好好者矣

挾之北去後王倫使還言金命先生為行臺左丞辭而止後卒

司馬先生植
司馬先生植
司馬先生植
司馬先生植

司馬朴字文季文正從孫陳留令宏之子少育于外祖范忠宣公忠宣責永州疾失明客至必令先生導以見時方七歲進退應對如成人客皆驚歎以忠宣遺恩為官父死徒跣負柩還調晉寧參軍人為虞部員外郎都城陷欽宗以為兵部侍郎金人挾之北去後王倫使還言金命先生為行臺左丞辭而止後卒于真定詔贈兵部尚書謚曰忠潔參史傳

司馬先生植

別見百源學案

司馬先生通國

司馬通國忠潔之子也忠潔使金金授以尚書右丞辭不屈然通國字武子取蘇武之意也通國有子

舉事紹興初玉南歸授江淮督府計議官玉兄璘尙在北張忠

獻公因遣張虬侯澤密往大梁結之并致意通國先生次年復遣使

行至豪州亮邏者得之通國同謀三百餘口俱死時金太子以都

元帥守大梁乘十六傳而至將以三月十六日受任通國先生謀帥

壯士劫之既得則舉事結約者三萬餘人而先五日事已洩忠

獻欲待入朝為請卹會罷不果補

粹材謹案先生字文季文正兄伯康旦之孫為范忠宣之外孫是條並非傳文蓋司馬氏後人逸事謝山原底附記

司馬朴字文季文正從孫陳留令宏之子少育于外祖范忠宣公忠宣貴永州疾失明客至必令先生導以見時方七歲進退應對如成人客皆驚歎以忠宣遺恩為官父死徒跣負柩還調晉寧參軍人為虞部員外郎都城陷欽宗以為兵部侍郎金人挾之北去後王倫使還言金命先生為行臺左丞辭而止後卒于真定詔贈兵部尚書謚曰忠潔參軍傳

司馬先生植

別見百源學案

忠潔司馬先生朴

司馬朴使金金授以尚書有丞朴

左

不屈然猶縱其出入生子名

通國字武子取蘇武之意也

通國

有大志結北方之豪韓玉欲

舉事紹興初玉南歸授江淮督府計議官玉兄璘尚在北張忠

獻公因遣張虬

虬

侯澤密往大梁結之并致意通國

行至豪州

通國

邏者得之通國同謀三百餘口俱死時金太子以都

元帥守大梁乘十六傳而至將以三月十六日受任通國謀帥

壯士劫之既得則舉事結約者三萬餘人而先五日事已洩忠

獻欲待入朝為請卹會罷不果

補

粹材謹案先生字文季文正兄伯康旦之孫為范忠宣之外孫是條並非傳文蓋司馬氏後人逸事謝山原底附記

簡端今附涑水家學
以見文正之流風云

涑水門人

忠定劉元城先生安世

別為元城學案

正獻范華陽先生祖禹

別為華陽學案

詹事晁景迂先生說之

別為景迂學案

節孝歐陽先生中立

歐陽中立袁州人初試部郎上書言新法不便以司馬溫公

門下坐廢遂不復起卒弟子私謚節孝先生參江西人物志

簽判田先生述古

別見安定學案

學官尹先生材

尹材字處初洛人和靖之叔嘗遊溫公康節之門溫公入相先

上以書薦為學官康節所謂洛中三賢之一也

補從黃氏補本錄入

雲濠謹案此傳蓋自和靖學案和靖傳中節錄為傳故行彼傳刪去溫公入相以下二十餘字

張雲卿字伯紀洛陽人也學問該洽于經書無不讀時洛中三

處士田述古明之尹材處初與先生也司馬溫公居洛訪士于

康節以三人對已而田尹皆得遊溫公之門先生未見康節以

問溫公曰田尹之賢信如先生言張君則或傳其旅殯父棺于

和州而久不省故未敢與見康節歎曰張君孝子也其父以謫

官死和州貧不能歸因寓其喪奉母歸洛貧甚府尹哀之俾為

國子監說書得月俸七千以養若為和州之行當數月罷俸則

母饑矣故不往也溫公悵然曰光幾誤聽于是先生得見溫公

未幾先生母死徒步至和迎父柩歸葬焉溫公入相田尹以遺

簡端今附涑水家學
以見文正之流風云

涑水門人

忠定劉元城先生安世

別為元城學案

正獻范華陽先生祖禹

別為華陽學案

詹事晁景迂先生說之

別為景迂學案

別駕樊先生資深

樊資深字逢源温文正公弟子也皇祐制科入仕累官潞州別

駕剛介博洽居家力行任卹之惠

補

簽判田先生述古

別見安定學案

學官尹先生材

尹材字處初洛人和靖之叔嘗遊温公康節之門温公入相先

生以遺逸薦為學官康節所謂洛中三賢之一也

補從黃氏補本錄入

教授張先生雲卿

張雲卿字伯紀洛陽人也學問該洽于經書無不讀時洛中三

處士田述古明之尹材處初與先生也司馬温公居洛訪士于

康節以三人對已而田尹皆得遊温公之門先生未見康節以

問温公曰田尹之賢信如先生言張君則或傳其旅殯父棺于

和州而久不省故未敢與見康節歎曰張君孝子也其父以謫

官死和州貧不能歸因寓其喪奉母歸洛貧甚府尹哀之俾為

國子監說書得月俸七千以養若為和州之行當數月罷俸則

母饑矣故不往也温公悵然日光幾誤聽于是先生得見温公

未幾先生母死徒步至和迎父柩歸葬焉温公入相田尹以遺

逸先生以累舉特恩同除學官世以康節能成人文潞公之在洛也經史注疏或有遺忘必多從先生質之補

李先生陶又大臨

李陶字唐父蜀人待制子大臨在至天章閣待制知制誥時繳李定

詞頭先生從司馬公于洛當時大老皆喜之在錢塘東坡送之

詩忠文文正二大老蘇李廣平三舍人喜見通家賢子弟因言

得邑少風塵其趣遠矣參氏族譜

梓材謹案泰山學案馮信道傳稱先生學于溫公最賢而通經是先生固涑水高第也

涑水私淑

忠肅陳了翁先生確別為陳鄒諸儒學案

監稅唐先生充之見陳鄒諸儒學案

司業黃先生隱

黃隱字從善初名降莆田人第進士甲科元豐中侍御史召對

神宗問以學術時尊尚王氏而先生以司馬溫公對不稱旨元

祐初守國子司業力排王氏新語取三經板火之為呂陶等所

攻出守泗州歷監司郡守凡七任坐尊司馬氏學入元祐黨籍

靖康初追贈直龍圖閣補

梓材謹案謝山鮒琦亭集外編有記荆公三經新義篇言及先生焚書事詳見九十八卷新學畧

道原家學

宣毅劉漫翁先生義仲

劉義仲字壯興筠州人道原之子也幼敏慧博洽嘗摘歐陽公

五代史誤作糾繆司馬溫公以其父有修通鑑功乞蔭其子補

逸先生以累舉特恩同除學官世以康節能成人文潞公之在洛也經史注疏或有遺忘必多從先生質之補

李先生陶 又大臨

李陶字康父學于溫公最賢而通經補

梓材謹案先生節畧見謝山所補泰山私淑馮正符信道傳謝山又云信道書為估人擅易姓名屬諸李陶而先生固自涑水高弟也故特以謝山語補之

邢先生居實 別見安定學案

牛先生師德 別見王張諸儒學案

涑水私淑

忠肅陳了翁先生瓘 別為陳鄒諸儒學案

監稅唐先生充之仁 見陳鄒諸儒學案

司業黃先生隱

黃隱字從善初名降莆田人第進士甲科元豐中侍御史召對神宗問以學術時尊尚王氏而先生以司馬溫公對不稱旨元祐初守國子司業力排王氏新語取三經板火之為呂陶等所攻出守泗州歷監司郡守凡七任坐尊司馬氏學入元祐黨籍靖康初追贈直龍圖閣補

梓材謹案謝山鮎琦亭集外編有記荆公三經新義篇言及先生焚書事詳見九十八卷新學畧

道原家學

宣毅劉漫翁先生羲仲

劉羲仲字壯興均州人道原之子也幼敏慧博洽嘗摘歐陽公五代史誤作糾繆司馬溫公以其父有修道鑑功乞蔭其子補

郊社齋郎清介有父風歷鉅野德安簿政和間以蔡京薦召為
宣教郎編修官至京師絕不造謁一人昌言曰吾但知天子有
命不知有為我者竟棄官歸廬山自號漫浪翁

參江西人物志

孫氏家學

孫氏家學

又曰孫元忠朴正獻公所薦館職也嘗對蔡陽公譏笑程正叔

公云正叔有多少好事公都不說只揀他疑似處非笑何也元

忠釋然心服不敢復議正叔蓋其服義亦少有也

補正謝

梓材謹案先生為涇靖長子由蔡陽學於蔡陽公
謔移為之傳又案厚德錄載其官學士嘗言為呂居
仁言在初間事與此畧同

尹氏家學 涑水再傳

肅公尹和靖先生醇 別為和靖學 知雙流縣以餘暇力學

涑水續傳

陸先生贊

陸賀字道鄉金溪人生有異稟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見于
躬行酌先儒冠昏喪祭之禮行之家家道之整著聞州里
六子梭山復齋象山其最著者也 參象山文集

獻靖朱盡齋先生松 別見豫章學案

涑水續傳

文簡李巽巖先生 宋元學案卷八終先生壽

郊社齋郎清介有父風歷鉅野德安簿政和間以蔡京薦召為
宣教郎編修官至京師絕不造謁一人昌言曰吾但知天子有
命不知有薦我者竟棄官歸廬山自號漫浪翁

參江西人物志

孫氏家學

館職孫先生朴

又曰孫元忠朴正獻公所薦館職也嘗對蔡陽公譏笑程正叔

公云正叔有多少好事公都不說只揀他疑似處非笑何也元

忠釋然心服不敢復議正叔蓋其服義亦少有也

補正謝心

梓材謹案先生為涇陽長子由蔡陽學於涇陽公
謚移為之傳又案厚德錄載其官學士嘗為呂居
仁言在祐間事與此畧同

尹氏家學 涇水再傳

涇水續傳

涇水續傳

涇水續傳
陸先生贊

陸賀字道鄉金溪人生有異稟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見于
躬行酌先儒冠昏喪祭之禮行之家家道之整著聞州里
六子梭山復齋象山其最著者也

參象山文集

獻靖朱盡齋先生松 別見豫章學案

涇水續傳

文簡李巽巖

宋元學案卷八終

宋元學案卷八

三

醉經閣校本

李燾字仁甫，後人紹興八年進士第，知雙流縣，以餘暇力學。先生恥讀王氏書，獨博極載籍，披羅百氏，慨然以史自任。倣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例，斷自建隆迄于建康，為編年一書，名曰長編。浩大未畢，仍效溫公體為百官公卿表。史官以聞，詔給札來。上乾道四年，上續通鑑長編。自建隆至治平，凡一百八卷。歷權禮部侍郎，請正太祖東嚮之位，駕幸太學，論兩學釋奠，從祀孔子。當升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蘇軾、黜王安石父子，從祀武成王。當黜李勣，眾議不叶，止黜王彘而已。真拜侍郎，兼工部出知常德，遂寧長編全書成，上之，詔藏秘閣。先生自謂此書寧失之繁，無失之畧。故一祖八宗之事，凡九百七十八卷。卷第總目五卷，上謂其書無愧司馬遷，進敷文閣待制，同修國史。薦尤袤

劉清之等十人為史官。淳熙十一年，乞致仕，病革，口占遺表云：臣年七十，死不為天所恨，報國缺然，願陛下經遠以藝祖為師，用人以昭陵為則，辭氣舒徐，乃卒。贈光祿大夫。先生性剛大，特立獨行，早著書秦檜當路檜死，始聞于朝。既在從列，每正色以訂國論。張宣公嘗曰：李仁甫如霜松，霜柏無嗜好，無姬侍，不殖產，平生生死文字間，長編一書用力四十年。葉水心以為春秋以後，纔有此書。有易學五卷，春秋學十卷，五經傳授尚書百篇圖大傳雜說各一卷，七十二子名籍考一卷，文集五十卷，奏議三十卷，四朝史彙十卷，通論十卷，南北攻守錄三十卷，七十二侯圖，陶潛新傳并詩譜各三卷，歷代宰相年表，唐宰相譜，江左方鎮年表，晉司馬光本支齊梁本支王謝世表，五代將帥年表。

黃氏續傳

侍郎黃先生補

黃黼字元章餘杭人隱之曾孫乾道間進士遷太常博士輪對稱旨進秘書郎尋除兩浙轉運副使時毘陵民饑取糶糶草根為食郡縣不以聞先生取民食以進乞捐僧牒緡錢濟之全活甚眾仕至權兵部侍郎參姓譜

能釋手云

梓材謹案先生率諸弟講學是三陸之學因皆導于先生也

修職郎陸庸齋先生九臯

陸九臯字子昭梭山第三兄少力學文行俱優預鄉舉晚得官終修職郎監潭州南嶽廟先生率諸弟講學從游者多有聞嘗

名其所居齋曰庸學者因號庸齋先生年六十七象山表其墓稱先生持論根據經理恥穿鑿之習壯年以呂氏次序大學章句猶有未安于是自為次序著有文集參象山集

隱君陸梭山先生九韶

文達陸復齋先生九齡並為梭山復齋學案

文安陸象山先生九淵別為象山學案

巽山嚴李氏家學

文懿李雁湖先生璧

文肅李悅齋先生直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庸齋門人

通判劉淳叟堯夫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陸九思

陸九思

陸九思

陸九思

陸九思

陸九思

合為四十一卷謚文簡累贈太師溫國公參史傳

陸九思字子彊梭山長兄也預鄉舉封從政郎有家問朱子為

之序梭山撰行狀畧云家問所以訓飭其子孫者不以不得科

舉為病而深以不識禮義為憂其慙懃懇切反覆曉譬說盡事

理無一豪勉強緣飾之意而慈祥篤實之氣藹然諷味數回不

能釋手云參象山年譜

修職郎陸庸齋先生九臯

宋元學案卷八終

名其所居齋曰庸學者因號庸齋先生年六十七象山表其墓

稱先生持論根據經理恥穿鑿之習壯年以呂氏次序大學章

句猶有未安于是自為次序著有文集參象山集

隱君陸梭山先生九韶

文遠陸復齋先生九齡並為梭山復齋學案

文安陸象山先生九淵別為象山學案

文懿李雁湖先生璧

文肅李悅齋先生直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庸齋門人

通判劉淳叟堯夫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八

醉經閣校本

合為四十一卷謚文簡累贈太師溫國公參史傳
李氏家學

文懿李雁湖先生壁別見慶澤諸儒學案

文肅李悅齋先生真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八終

名其所居齋曰庸學者因號庸齋先生年六十七象山表其墓
稱先生持論根據經理恥穿鑿之習壯年以呂氏次序大學章
句猶有未安于是自為次序著有文集參象山集

隱君陸梭山先生九韶

文達陸復齋先生九齡並為梭山復齋學案

文安陸象山先生九淵別為象山學案

李氏家學

文懿李雁湖先生壁

文肅李悅齋先生真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庸齋門人

通判劉淳叟堯夫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八終
陸道中
李氏家學
文懿李雁湖先生壁
文肅李悅齋先生真
庸齋門人
通判劉淳叟堯夫

宋元學案卷八終

百源學案表

邵雍

祖德新

父古附師李之才

涑水誦友

弟睦

子伯温

孫溥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趙鼎 別為趙張諸儒學案

司馬植

王豫

張嶠 並為王張諸儒學案

呂希哲 別為滎陽學案

呂希績

呂希純 並見范呂諸儒學案

李籲 別為劉李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九之一
周純明

並見劉李諸儒學案

田述古

別見安定學案

尹材

張雲卿

並見涑水學案

又

九人並見王張諸儒學案

私晁說之別為景迂學案

陳瓘別為陳劬諸儒學案

牛師德子思純

劉衡

蔡發附見西山蔡氏學案

王湜

並百源學侶

富弼別見高平學案

程珦別見涪溪學案

並百源講友

張載別為橫渠學案先生講學時最同調者說齋唐氏也而

程顥別為明道學案行後不可解也或謂永嘉之學說齋實係

程頤別為伊川學案

並百源言

張載別為橫渠學案

宋元學案卷九之一
周純明 並見劉李諸儒學案

田述古 別見安定學案

尹材

張雲卿 並見涑水學案

又九人 並見王張諸儒學案

私晁說之 別為景迂學案

陳瓘 別為陳鄒諸儒學案

牛師德 子思純

劉衡

蔡發 附見西山蔡氏學案

王湜

張行成 別為張視諸儒學案

並百源續傳

並百源學侶

富弼 別見高平學案

程珦 別見滄溪學案

司馬光 別為涑水學案

祖望謹案永嘉諸先生講學時最同調者說齋唐氏也而
不甚與永嘉相往復不可解也或謂永嘉之學說齋實倡
之則恐未然述說齋學案

並百源續傳

張載 別為橫渠學案

宋元學案卷九之一
周純明
田述古
尹材
張雲卿
又九人
私晁說之
陳瓘
牛師德
劉衡
蔡發
王湜
張行成
並百源續傳
並百源學侶
富弼
程珦
司馬光

程顥別為明道學案

程頤別為伊川學案

並百源學侶

學案

不其與永嘉陸子野不同也

永嘉陸子野

百源學案

學案

宋元學案卷九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次定

重刊

百源學案^上

祖望謹案康節之學別為一家或謂皇極經世祇是京焦末流然康節之可以列聖門者正不在此亦猶溫公之造

九分者不在潛虛也述百源學案梓材案盧氏藏底作康節學案又有作百泉學

凍水講友

案者本傳堯夫居蘇門山百源之上明道先生誌墓云原蓋原為源之本文泉又原之省文爾

康節邵堯夫先生雍

父古附師李之才祖德新

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曾祖令進以軍職逮事藝祖始家衡

程顥別為明道學案
程頤別為伊川學案
並百源學案

不其與宋嘉時其數不下論也及於宋嘉之學其源實
以學案宋嘉時夫主其學而自謂其源實也

宋元學案卷九

姚江黃宗羲原本男百家纂輯

鄞 全祖望次定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

鄞 王梓材同校

百源學案^上

祖望謹案康節之學別為一家或謂皇極經世祇是京焦
末流然康節之可以列聖門者正不在此亦猶溫公之造

九分者不在潛虛也述百源學案梓材案盧氏藏底作康節學案又有作百泉學

案者本傳堯夫居蘇門山百源之上明道先生誌墓云先生始學于百原蓋原為源之本文泉又原之省文爾

康節邵堯夫先生雍父古附師李之才

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曾祖令進以軍職逮事藝祖始家衡

宋元學案卷九
姚江黃宗羲原本男百家纂輯

漳祖德新父古皆隱德不仕先生幼從父遷河南

雲濠案明道誌先生墓云

幼從父徙其城晚遷河南今日幼從父遷河南蓋誤

卽自雄其才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

必可致居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爨養父之餘刻苦自勵者有年已而嘆曰昔人尚友千古吾獨未及四方于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而始還時北海李之才攝其城令授以圖書先天象數之學先生探蹟索隱妙悟神契多所自得蓬筮囊牖不蔽風雨而怡然有以自樂人莫能窺也富鄭公司馬溫公呂申公退居洛中爲市園宅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任意所適士大夫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厮隸皆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遇人無貴賤賢不肖一接以誠羣居燕飲笑語終日不甚取異于人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

者悅其德不賢者喜其真久而益信服之嘉祐中詔舉遺逸畱守王拱辰薦之授試將作監簿先生不赴熙寧初復求逸士中丞呂誨等復薦之補潁州團練推官皆三辭而後受命終不之官新法作仕州縣者皆欲解綬而去先生曰此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王安石罷相呂惠卿參政富公憂之先生曰二人本以勢利合勢利相敵將自爲仇矣不暇害他人也未幾惠卿果叛安石先是于天津橋上聞杜鵑聲先生慘然不樂曰不二年南士當入相天下自此多事矣或問其故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得氣之先者也至是其言乃驗疾革謂司馬公曰試與觀化一遭公曰未應至此先生笑曰死生亦常事耳橫渠

問疾論命先生曰天命則已知之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爲力願自主張先生曰平生學道豈不知此然亦無可主張伊川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先生舉兩手示之伊川曰何謂也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處況能使人行也先生居內寢議事者在外甚遠皆能聞之召其子伯溫謂曰諸公欲葬我近地不可當從先塋爾墓誌必以屬吾伯淳熙寧十年七月五日卒年六十七程伯子爲銘其墓

雲濠案先生既卒贈秘書省著作郎

元祐中賜諡曰康節初歐陽棐過洛見先生

先生自序其履歷甚詳臨別屬之曰願足下異日無忘此言棐受而疑之所謂不忘者亦何事耶後二十年棐入太常爲博士當作諡議方知先生所屬者在是也所著有觀物篇漁樵問答伊川擊壤集先天圖皇極經世等書咸淳初從祀孔子廟庭追封新安伯明嘉靖中祀稱先儒邵子

百家謹案周程張邵五子並時而生又皆知交相好聚奎之占可謂奇驗而康節獨以圖書象數之學顯攷其初先天卦圖傳自陳搏搏以授种放放授穆修修授李之才之才以授先生顧先生之教雖受于之才其學實本于自得始學于百源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日不再食夜不就席者凡數年大名王豫嘗于雪中深夜訪之猶見其儼然危坐蓋其心地虛明所以能推見得天地萬物之理卽其前知亦非術數比明道嘗謂先生振古之豪傑又曰內聖外王之道也有問朱子康節心胸如此快活廣大安得如

之答曰他是甚麼樣工夫又有問朱子學者有厭拘檢樂
放舒惡精詳喜簡便者自謂慕堯夫爲人何如曰邵子這
道理豈易及哉他胸襟中這箇學能包括宇宙始終古今
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卻恃箇甚敢復如此

觀物內篇

百家謹案先生觀物內外篇內篇先生所自著外篇門弟
子所記述內篇註釋先生子伯温也

物之大者無若天地然而亦有所盡也天之大陰陽盡之矣地
之大剛柔盡之矣陰陽盡而四時成焉剛柔盡而四維成焉夫
四時四維者天地至大之謂也凡言大者無得而過之也亦未
始以大爲自得故能成其大豈不謂至偉者與天生于動者也

地生于靜者也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之矣動之始則陽
生焉動之極則陰生焉一陰一陽交而天之用盡之矣靜之始
則柔生焉靜之極則剛生焉一剛一柔交而地之用盡之矣動
之大者謂之太陽動之小者謂之少陽靜之大者謂之太陰靜
之小者謂之少陰太陽爲日太陰爲月少陽爲星少陰爲辰辰
天之土不見而屬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體盡之矣太柔爲水太剛爲火
少柔爲土少剛爲石水火土石交而地之體盡之矣

或曰皇極經世舍金木水火土而用水火土石何也曰日月
星辰天之四象也水火土石地之四體也金木水火土者五
行也四象四體先天也五行後天也先天後天之所自出也
水火土石五行之所自出也水火土石本體也金木水火土

致用也以其致用故謂之五行行乎天地之間者也水火土石蓋五行在其間矣金出于石而木生于土有石而後有金有土而後有木金者從革而後成木者植物之一類也是豈舍五行而不用哉五行在其間者此之謂也皇極經世用水火土石以其本體也洪範用金木水火土以其致用也皆有

所主其歸則一

混成一體謂之太極太極既判初有儀形謂之兩儀兩儀又判而爲陰陽剛柔謂之四象四象又判而爲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而成八卦太陽少陽太陰少陰成象于天而爲日月星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成形于地而爲水火土石八者具備然後天地之體備矣天地之體備而後

變化生成萬物也所謂八者亦本乎四而已在天成象日也在地成形火也陽燧取于日而得火火與日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月也在地成形水也方諸取于月而得水水與月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星也在地成形石也星隕而爲石石與星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辰也在地成形土也自日月星之外高而蒼蒼者皆辰也自水火石之外廣而厚者皆土也辰與土本乎一體也天地之間猶形影聲響之相應象見乎上體必應乎下皆自然之理也蓋日月星辰猶人之有耳目口鼻水火土石猶人之有血氣骨肉故謂之天地之體陰陽剛柔則猶人之精神而所以主耳目口鼻血氣骨肉者也故謂之天地之用

日爲暑月爲寒星爲晝辰爲夜寒暑晝夜交而天之變盡之矣

水爲雨

水氣所化

火爲風

火氣所化

土爲露

土氣所化

石爲雷

石氣所化

四者又交相化焉故

雨有水雨有火雨有土雨有石雨水雨則爲霽霽之雨火雨則爲苦暴之雨土雨則爲霖霖之雨石雨則爲雹凍之雨所感之氣如此皆可 雨風露雷交而地之化盡之矣

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性情形體交而動植之感盡之矣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走飛草木交而動植之應盡之矣

人之所以靈于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耳目鼻口者萬人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于是乎備矣然則人亦物也聖亦

人也有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生一物之物當兆物之物者豈非人乎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生一人之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人之至者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世觀萬世者焉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古今表裏人物者焉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所以謂之理者物之理也所以謂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謂之命者處理性者也所以能處理性者

非道而何是知道爲天地之本天地爲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爲萬物道之道盡于天矣天之道盡于地矣天地之道盡于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于人矣人能知天地萬物之道所以盡于人者然後能盡民也天之能盡物則謂之昊天人之能盡民則謂之聖人夫昊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昊天有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謂也陰陽升降于其間矣聖人之四府者易書詩春秋之謂也禮樂污隆于其間矣

孔子贊易自羲軒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刪詩自文武而下修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羲軒而下祖三皇也自堯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自桓文而下孫五霸也

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間猶旦暮也以今觀今則謂之今矣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古矣以古自觀則古亦謂之今矣是知古亦未必爲古今亦未必爲今皆自我而觀之也安知千古之前萬古之後其不自我而觀之也

人皆知仲尼之爲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則舍天地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爲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則舍動靜將奚之焉夫一動一靜者天地之至妙者與夫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與是故知仲尼之所以能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迹也故有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斯之謂與夫好生者生之徒也好殺者死之徒也周之好生也以義漢之

好生也亦以義秦之好殺也以利楚之好殺也亦以利周之好
生也以義而漢且不及秦之好殺也以利而楚又過之天之道
人之情又奚擇于周秦漢楚哉擇乎善惡而已是知善也者無
敵于天下而天下共善之惡也者亦無敵于天下而天下共惡
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于周秦漢楚哉擇乎善惡而已矣天
與人相爲表裏天有陰陽人有邪正邪正之由繫乎上之所好
也上好德則民用正上好佞則民用邪邪正之由有自來矣雖
聖君在上不能無小人是難其爲小人雖庸君在上不能無君
子是難其爲君子自古聖君之盛未有如唐堯之世君子何其
多耶時非無小人也是難其爲小人故君子多也所以雖有四
凶不能肆其惡自古庸君之盛未有如商紂之世小人何其多
耶時非無君子也是難其爲君子故小人多也所以雖有三仁
不能遂其善是知君擇臣臣擇君者是繫乎人也君得臣臣得
君者是非繫乎人也繫乎天也

夫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
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
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
奪之風行焉三王尚行者也五霸尚言者也尚行必入于義也
尚言必入于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遠之如是耶是知言之于
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盡之于心言之于口人得而
聞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見之盡之于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
猶不可欺况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

于身不若無愧于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
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知
聖人所以能立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于心者也

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人物由道而行天地人物則異也其
于由道則一也夫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之于事矣如
道路之道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

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
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
謂其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
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于其閒哉

日經天之元月經天之會星經天之運辰經天之世以日經日
則元之元可知矣以日經月則元之會可知矣以日經星則元
之運可知矣以日經辰則元之世可知矣以月經日則會之元
可知矣以月經月則會之會可知矣以月經星則會之運可知
矣以月經辰則會之世可知矣以星經日則運之元可知矣以
星經月則運之會可知矣以星經星則運之運可知矣以星經
辰則運之世可知矣以辰經日則世之元可知矣以辰經月則
世之會可知矣以辰經星則世之運可知矣以辰經辰則世之
世可知矣元之元一元之會十二元之運三百六十元之世四
千三百二十會之元十二會之會一百四十四會之運四千三
百二十會之世五萬一千八百四十運之元三百六十運之會
四千三百二十運之運一十二萬九千六百運之世一百五十

五萬五千二百世之元四千三百二十世之會五萬一千八百四十世之運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之世一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

以日經日爲元之元其數一日之數一故也以日經月爲元之會其數十二月之數十二故也以日經星爲元之運其數三百六十星之數三百六十故也以日經辰爲元之世其數四千三百二十辰之數四千三百二十故也則是日爲元月爲會星爲運辰爲世此皇極經世一元之數也一元象一年十二會象十二月三百六十運象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世象四千三百二十時也蓋一年有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時故也經世一元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

三百二十世一世三十年是爲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是爲皇極經世一元之數一元在大化之間猶一年也自元之元更相變而至于辰之元自元之辰更相變而至于辰之辰而後數窮矣窮則變變則生生而不窮也皇極經世但著一元之數使人伸而引之可至于終而復始也其法皆以十二三十相乘十二三十日月之數也其消息盈虛之說不著于書使人得而求之蓋藏諸用也此易所謂天地之數也

太陽之體數十太陰之體數十二少陽之體數十少陰之體數十二少剛之體數十少柔之體數十二太剛之體數十太柔之體數十二進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退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是謂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進太陰少陰太柔

少柔之體數退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是謂太陰少陰太
柔少柔之用數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一百六十太陰少
陰太柔少柔之體數一百九十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
一百一十二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一百五十二以太陽
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倡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是謂日
月星辰之變數以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和太陽少陽太
剛少剛之用數是謂水火土石之化數日月星辰之變數一萬
七千二十四謂之動數水火土石之化數一萬七千二十四謂
之植數再倡和日月星辰水火土石之變化通數二萬八千九
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謂之動植通數

日爲太陽其數十月爲太陰其數十二星爲少陽其數十辰
爲少陰其數十二石爲少剛其數十土爲少柔其數十二火
爲太剛其數十水爲太柔其數十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
本數四十六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本數四十有八以四因四
十得一百六十以四因四十八得一百九十二是謂太陽少
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之體數一百六十數之內
退四十八得一百一十二一百九十二數內退四十得一百
五十二是謂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之用
數也陰陽剛柔互相進退去其體數而所存者謂之用數陰
陽剛柔所以相進退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剛中有柔柔中
有剛天地交際之道也以一百一十二因一百五十二得一
萬七千二十四謂之水火土石之化數以一百五十二因一

百一十二得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日月星辰之變數變數
謂之動數化數謂之植數以一萬七千二十四因一萬七千
二十四得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是謂
動植之通數此易所謂萬物之數也或曰經世之數與大衍
之數不同何也曰易用九六經世用十二用十二用極
數也十去其一則九矣十二分而爲二則六矣故日陽也止
于十月陰也止于十二此之謂極數大衍經世皆本于四四
者四象之數也故大衍四四因九得三十六是謂乾一爻之
策數四因六得二十四是謂坤一爻之策數六因三十六得
二百一十有六是謂乾一卦之策數六因二十四得一百四
十有四 是謂坤一卦之策數乾坤之策凡三百六十也三十

二因二百一十六得六千九百一十有二是謂三十二陽卦
之策數三十二因一百四十有四得四千六百有八是謂三
十二陰卦之策數合二篇之策凡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如
太元之數則用三數聖賢立法不同其所以爲數則一也

日月星辰者變乎暑寒晝夜者也水火土石者化乎雨風露雷
者也暑寒晝夜者變乎性情形體者也雨風露雷者化乎走飛
草木者也性情形體者本乎天者也走飛草木者本乎地者也
本乎天者分陰分陽之謂也本乎地者分柔分剛之謂也夫分
陰分陽分柔分剛者天地萬物之謂也備天地萬物者人之謂
也

觀物外篇

性非體不成體非性不生陽以陰爲體陰以陽爲性動者性也
靜者體也在天則陽動而陰靜在地則陽靜而陰動性得體而
靜體隨性而動是以陽舒而陰疾也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後
立故陽以陰爲基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爲倡
陽知其始而享其成陰效其法而終其勞陽能知而陰不能知
陽能見而陰不能見也能知能見者爲有故陽性有而陰性無
也陽有所不徧而陰無所不徧也陽有去而陰常居也無不徧
而常居者爲實故陽體虛而陰體實也自下而上謂之升自上
而下謂之降升者生也降者消也故陽生于下而陰生于上是
以萬物皆反陰生陽陽生陰陰復生陽陽復生陰是以循環而
無窮也

天地之本其起于中乎是以乾坤交變而不離乎中人居天地
之中心居人之中日中則盛月中則盈故君子貴中也

本一氣也生則爲陽消則爲陰故二者一而已矣四者二而已
矣六者三而已矣八者四而已矣是以言天而不言地言君而
不言臣言父而不言子言夫而不言婦也然天得地而萬物生
君得臣而萬物化行父得子夫得婦而家道成故有一則有二
有二則有四有三則有六有四則有八

氣則養性性則乘氣故氣存則性存性動則氣動也堯之前先
天也堯之後後天也後天乃效法耳

氣一而已主之者神也神亦一而已乘氣而變化能出入于有
無死生之間無方而不測者也

時然後言乃應變而言言不在我也

氣者神之宅也體者氣之宅也

陸中之物水中必具者猶影象也陸多走水多飛者交也是故
巨于陸者必細于水巨于水者必細于陸也虎豹之毛猶草也
鷹鷂之羽猶木也人之骨巨而體繁木之幹巨而葉繁應天地
之數也動者體橫植者體縱人宜橫而反縱也

動物謂鳥獸體皆橫生橫者爲緯故動植物謂草木體皆縱
生縱者爲經故靜非惟鳥獸草木上而列宿下而山川莫不
皆然至于人亦動物體宜橫而反縱此所以異于萬物爲最
貴也

天有四時地有四方人有四支是以指節可以觀天掌文可以
察地天地之理具乎指掌矣可不貴之哉

天圓而地方天南高而北下是以望之如倚蓋焉地東南下西
北高是以東南多水西北多山日行陽度則盈行陰度則縮賓
主之道也月去日則明生而遲近日則魄生而疾君臣之義也
陽消則生陰故日下而月西出也陰盛則敵陽故日望而月東
出也天爲父日爲子故天左旋日右行日爲夫月爲婦故日東
出月西出也

月本無光借日光以爲光及其盛也遂與陽敵爲人君者可
不慎哉

陽得陰而爲雨陰得陽而爲風剛得柔而爲雲柔得剛而爲雷
無陰則不能爲雨無陽則不能爲雷雨柔也而屬陰陰不能獨

立故待陽而後興雷剛也而屬體體不能自用必待陽而後發也雲有水火土石之異他類亦然

張氏嶠曰水火土石地之體也凡物皆具地之體先生曰水雨霖火雨暴土雨濛石雨雹水風涼火風熱土風和石風烈水雲黑火雲赤土雲黃石雲白水雷電火雷號土雷連石雷霹故一物必通四象

象起于形數起于質名起于言意起于用天下之數出于理違乎理則入于術世人以數而入術故失于理也天下之事皆以道致之則休戚不能至矣

天之神棲于目人之神發于目人之神寤則棲心寐則棲腎所以象天也晝夜之道也

夫卦各有性體然皆不離乾坤之門如萬物受性于天而各爲其性也在人則爲人之性在禽獸則爲禽獸之性在草木則爲草木之性天以氣爲主體爲次地以體爲主氣爲次在天在地者亦如之

天之象數則可得而推如其神用則不可得而測也自然而然者天也惟聖人能索之效法者人也若時行時止雖人也亦天神者人之主將寐在脾熟寐在腎將寤在肝正寤在心將寐在脾猶時之秋也熟寐在腎猶時之冬也將寤在肝猶時之春也正寤在心猶時之夏也

以物觀物性也以我觀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天地之大寤在夏人之神則存于心

鮑時日午則日隨天在南子則日隨天在北一日之寤寐也
夏則日正在午冬則日正在子一年之寤寐也日者天之神
也人之神晝在心夏也夜在腎冬也

火無體因物以爲體金石之火烈于草木之火者因物而然也
歷不能無差今之學歷者但知歷法不知歷理能布算者洛下
閎也能推布者甘公石公也洛下閎但知歷法揚雄知歷法又
知歷理

百家謹案細觀太元子雲便未卽知歷理

學不至于樂不可謂之學

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得一端者也權所以平物之輕重聖人
行權酌其輕重而行之合其宜而已故執中無權者猶爲偏也
夫易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長也闢之于未然及
其消也闢之于未然一消一長一闢一闢渾渾然無迹非天下
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

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是爲知易孟子之言未嘗及易其間易
道存焉但人見之鮮耳人能用易是爲知易如孟子所謂善用
易者也

月者日之影也情者性之影也心性而瞻情性神而情鬼
心爲太極又曰道爲太極

形可分神不可分

木結實而種之又成是木而結是實木非舊木也此木之神不
二也此實生生之理也

以物喜物以物悲物此發而中節者也

不我物則能物物

任我則情情則蔽蔽則昏矣因物則性性則神神則明矣潛天
潛地不行而至不為陰陽所攝者神也

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出入有無死生者道也

神無所在無所不在至人與他心通者以其本于一也道與一
神之強名也以神為神者至言也

陰對陽為二然陽來則生陽去則死天地萬物生死主于陽則
歸之于一也

神無方而性有質

凡人之善惡形于言發于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諸心發乎慮

鬼神已得而知之矣此君子所以慎獨也

人之類備乎萬物之性

人之神則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可不慎哉

物理之學或有所不通不可以強通強通則有我則失理
而入于術矣

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也

君子之學以潤身為本其治人應物皆餘事也

兌說也其他說皆有所害惟朋友講習無說于此故言其極者
也

能循天理動者造化在我也

學不際天人不足以謂之學

人必內重內重則外輕苟內輕必外重好利好名無所不至
天下言讀書者不少能讀書者少若得天理真樂何書不可讀
何堅不可破何理不可精

所行之路不可不寬寬則少礙

天主用地主體聖人主用百姓主體故日用而不知

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性之在物之謂理

劉絢問無爲對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
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此所謂無爲也

金須百鍊然後精人亦如此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雖多聞必擇善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識
別也雖多見必有以別之

鬼神者無形而有用其情狀可得而知也于用則可見之矣若
人之耳目鼻口手足草木之枝葉華實顏色皆鬼神之所爲也
福善禍淫主之者誰耶聰明正直有之者誰耶不疾而速不行
而至任之者誰耶皆鬼神之情狀也

太羹可和元酒可漓則是造化亦可和可漓也

易地而處則無我也

思慮一萌鬼神得而知之矣故君子不可不慎獨

漁樵問答

百家謹案黃氏日鈔云伊川至論第八卷載漁樵問答蓋

世傳以爲康節書者不知何爲亦勦入其中近世昭德先

生晁氏讀書記疑此書爲康節子伯溫所作今觀其書惟

天地自相依附數語爲先儒所取餘多膚淺子文得家庭之說而附益之明矣今去其問答浮詞并與觀物篇重出者存其略焉

祖望謹案晁氏但云邵氏言其祖之書也是蓋疑詞而亦未嘗竟以爲伯溫作也但劉左史安節集中亦載此篇而頗略則更可怪左史未必爲此文也

漁者曰可以意得者物之性也可以言傳者物之情也可以象求者物之形也可以數取者物之體也用也者妙萬物爲言者也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

樵者曰天地之道備于人萬物之道備于身眾妙之道備于神天下之能事畢矣又何思何慮

漁者曰以我徇物則我亦物也以物徇我則物亦我也我物皆致意由是明天地亦萬物也萬物亦我也我亦萬物也何物不我何我不物如是則可以宰天地可以司鬼神而況于人乎況于物乎

樵者問漁者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然則天地何依何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有無之相生形氣之相息終則有始終始之間天地之所存乎天以用爲本以體爲末地以體爲本以用爲末利用出入之謂神名體有無之謂聖惟神與聖能參乎天地者也

竊人之財謂之盜其始取之也惟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惟恐其多矣夫賄之與贓一物也而兩名者利與害故也竊人之

美謂之徼其始取之惟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惟恐其多矣夫譽之與毀一事也而兩名者名與實故也凡言朝者萃名之所也市者聚利之地也能不以爭處乎其間雖一日九遷一貨十倍何害生實喪之有耶是知爭也者取利之端也讓也者趨名之本也利至則害生名興則實喪利至名興而無害生喪實之患唯有德者能之

樵者曰人有禱鬼神而求福者福可禱而求耶求之而可得耶敢問其所以曰語善惡者人也禍福者天也天道福善而禍淫鬼神其能違天乎自作之咎固難逃已天降之災禳之奚益修德積善君子常分安有餘事于其間哉樵者曰有爲善而遇禍有爲惡而獲福者何也漁者曰有幸有不幸也幸不幸命也當

不當分也一命一分人其逃乎曰何爲分何爲命曰小人之遇福非分也有命也當禍分也非命也君子之遇禍非分也有命也當福分也非命也

漁者謂樵者曰人之所謂親莫如父子也人之所謂疎莫如路人也利害在心則父子過路人遠矣父子之道天性也利害猶或奪之况非天性者乎夫利害之移人如是之深也可不慎乎路人之相逢則過之固無相害之心焉無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則路人與父子又奚擇焉路人之能相交以義又何况父子之親乎夫義者讓之本也利者爭之端也讓則有仁爭則有害仁與害何相去之遠也堯舜亦人也桀紂亦人也人與人同而仁與害異爾仁因義而起害因利而生以利不以義則臣

弑其君者有焉子弑其父者有焉豈若路人之相逢一日而交袂于中逵者哉

樵者謂漁者曰无妄災也敢問其故曰妄則欺也得之必有禍欺有妄也順天而動有禍及者非禍也災也猶農有思豐年而不勤稼穡者其荒也不亦禍乎農有勤稼穡而復敗諸水旱者其荒也不亦災乎故象言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者貴不妄也漁者謂樵者曰春爲陽始夏爲陽極秋爲陰始冬爲陰極陽始則温陽極則熱陰始則涼陰極則寒温則生物熱則長物涼則收物寒則殺物皆一氣其別而爲四焉其生萬物也亦然

樵者謂漁者曰人謂死而有知有諸曰有之曰何以知其然曰以人知之曰何者謂之人曰耳目鼻口心膽脾腎之氣全謂之人心之靈曰神膽之靈曰魄脾之靈曰魂腎之靈曰精心之神發乎目則謂之視腎之精發乎耳則謂之聽脾之魂發乎鼻則謂之臭膽之魄發乎口則謂之言八者具備然後謂之人夫人者天地萬物之秀氣也然而亦有不中者各求其類也若全得人類則謂之曰全人之人夫全類者天地萬物之中氣也謂之曰全德之人也全德之人者人之人者也夫人之人者仁人之謂也惟全人然後能當之人之生也謂其氣行人之死也謂其形返氣行則神魂交形返則精魄存神魂行于天精魄返于地行于天則謂之曰陽行返于地則謂之曰陰返陽行則晝見而夜伏者也陰返則夜見而晝伏者也是故知日者月之形也月者日之影也陽者陰之形也陰者陽之影也人者鬼之形也鬼

者人之影也人謂鬼無形而無知者吾不信也

漁者問樵者曰小人可絕乎曰不可君子稟陽正氣而生小人稟陰邪氣而生無陰則陽不成無小人則君子亦不成唯以盛衰乎其間也陽六分則陰四分陰六分則陽四分陰陽相半則各五分矣由是知小人君子之時有盛衰也世治則君子六分君子六分則小人四分小人固不勝君子矣亂世則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謂各安其分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婦不婦謂各失其分也此則由世治世亂使之然也君子常行勝言小人常言勝行故世治則篤實之士多世亂則緣飾之士眾篤實鮮不成事緣飾鮮不敗事成多國興敗多國亡家亦由是而興亡也夫興

國興家之人與亡國亡家之人相去一何遠哉

樵者問漁者曰人所謂才者有利焉有害焉者何也漁者曰才一也利害二也有才之正者有才之不正者才之正者利乎人而及乎身者也才之不正者利乎身而害乎人者也曰不正則安得謂之才曰人之所不能而皆能之安得不謂之才聖人以惜乎才之難者謂其能成天下之事而歸之正者寡也若不能歸之以正才則才矣難乎語其仁也譬猶藥之療疾也毒藥亦有時而用也可一而不可再也疾愈則速已不已則殺人矣平藥則常日而用之可也重疾非所以能治也能驅重疾而無害人之毒者古今人所謂良藥也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如是則小人亦有時而用之時乎治定用之則否詩云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小人之才乎

宋元學案卷九終



